

新 中 學 文 庫

暴 風 雨

著 亞 比 士 莎
譯 秋 實 梁

873.534
4442.914-2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NO. 12

NO. 12

NO. 12

Shakespeare 著
梁實秋譯

暴

風

雨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

◆(86712)

暴風雨 一册

The Tempest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Shakespeare

梁實秋

原著者 梁實秋
譯述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序

一 著作年代

暴風雨無疑的是莎士比亞晚年最後作品之一。暴風雨沒有『四開本』行世，最初的版本就是在一六二三年『對折本』的全集裏。技術的圓熟，文字的老練，聲調的自然，以及全劇之靜穆嚴肅的氣息，很明顯的表示這戲必是莎士比亞的思想藝術臻於爛熟時的出品。但是此劇究竟是那一年著作的呢？各家的學說很不一致，佛奈斯的『新集註本』所彙集起來的各家的考釋佔有密排小字三十四頁之多，其各家論斷的結果大致如下：

Hunter	1598
Knight	1602 or 1603
Dyce, Staunton	after 1603
Elze	1604
Verplanck	1609
Heraud, Fleay, Furnivall	1610
Malone, Stevens, Collier, W. W. Lloyd, Halliwell Grant White, (ed. i), Keightley, Rev. John Hunter, W. A. Wright Stokes, Hudson, A. W. Ward, D. Morris	1610-1611
Chalmers, Fleck, Garnett	1613
Holt	1614
Capell(?), Farmer, Skotowe, Campbell, Bathurst, The Cowden-Clarks, Phillips	1614
Grant White (ed. ii), Leighton	a late or latest play.

如從多數論斷，大概此劇作於一六一〇及一六一一年間比較的最近於事實。

為確定此劇之著作年代，只有一項絕對可靠的外證。那就是魏爾圖抄本（The Verdu MS.）現藏包德雷圖書館。在這抄本裏，明明的記載着暴風雨是一六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在白宮獻演的十四齣戲之一。這是唯一有力的證據，首先被馬龍所引用了。此外的各種證據，都是內證，並且都不免是臆測。

二 故事的來源

暴風雨的故事來源是不易確定的。

湯姆士·瓦頓（Thomas Warton）在他的英詩史卷三（一七八一年版）裏的一個腳註裏會記載着，據詩人考林斯（Collins）說，暴風雨乃是根據一篇浪漫故事與瑞理歐與伊薩白拉（“Aurelio and Isabella”）而寫成的，這故事會在一五八六年以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三種本子編為一冊刊行，在一五八八年復以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四種本子編為一冊刊行。考林斯在晚年是個瘋子。與瑞理歐的故事，近已被人發見，其內容與暴風雨並不相符。故此說似不能成立。

提哀克（Tieck）在他的德國戲劇（“Deutsches Theater”，1817）裏首先提出暴風雨與一篇德國戲劇美貌的西地亞（“Die Schöne Sidea”）的關係。這篇德文戲是Jacob Ayrer所作的一個很

粗陋冗長的東西，他是在一六〇五年死的。在劇情方面講，這劇戲相同的地方固然很多，不同的地方也很不少，所以兩劇之間有關係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們怎麼能確定那一篇是抄襲的呢？在一六〇四年與一六〇六年有英國劇團到德國去獻藝，也許他們把暴風雨或類似暴風雨的故事帶到了德國因而影響了德國的戲劇作家，也許他們把美貌的西地亞或類似美貌的西地亞的故事帶回了英國因而影響了莎士比亞。也許，如提哀克所曾暗示，兩齣戲有一個共同的來源。

此外有些批評家看出了 Antonio de Esclava 所作的“Las noches de invierno”裏的一篇故事（一六〇九年刊於馬德里），Thomas 所作的“Historie of Italye”（一五六一年版），Strachey 所作的關於航海遇險的報告“A True Reportory……”等等，都與暴風雨有關。我們不能不承認，這都是很近情理的推測。又有人看出剛則婁在第二幕第一景所描述的理想社會是採自法國散文家蒙田（Montaigne）的一篇論文論食人肉者（“Of The Cannibals”），論文集的英譯本刊於一六〇三年。第四幕第一景的化裝表演，據德國學者 Meissner 的考據，是採自一五九四年哲姆斯王在 Süring Castle 爲亨利王子行洗禮時舉行的一場表演。這一類的指陳只能局部的說明暴風雨的來源。

經過二百年來許多學者的搜索，我們現在可以暫時滿足的說暴風雨的來源問題以闕疑爲佳。新莎士比亞本的編者威爾孫教授說得好：「那些一定要給每一莎士比亞戲劇的情節搜尋一個「來源」

的人們，（好像莎士比亞自己就不能創造似的）對於暴風雨就要失望了。」就教他們失望罷。

三 暴風雨之舞臺歷史

暴風雨在莎士比亞生時曾被「王家劇團」在宮廷表演過，也會在公共劇院表演過。此劇以後的舞臺歷史是特別有趣的，因為這是莎士比亞戲劇被改動歪曲的最嚴重的例證之一。達文南（D'Avellanant）與德萊頓（Dryden）合編的暴風雨，又名魔島，刊於一六七〇年，他們自命這是改良的本子，他們大膽的竄動了劇情不少，主要的是給米蘭達添了一個妹妹道林達，憑空添造一個平生沒見過女人的青年希泡利塔，給卡力班配一個雌性怪物西考拉克斯，給愛麗兒配一個雌性精靈米爾卡。這樣一改，劇情稍變複雜，人物卻有了對稱。這改編本最初上演是在一六六七年，很受當時觀眾的歡迎，證以皮泊斯（Pepys）的日記就可見一斑，是年十一月七日、十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翌年一月六日、二月三日，再下一月二十一日，都有觀看暴風雨的記載。皮泊斯特別喜歡這戲裏的音樂。實在講，暴風雨本身是有容納大量音樂的可能。一六七三或一六七四年，這改編本變成音樂劇，譜樂者是Turcell。

暴風雨的本來面目在舞臺上出現是十八世紀中葉的事。從一七四六年起原本的暴風雨斷斷續續的上演，但是改編本也並未絕跡。改編本的勢力直到一八二一年還沒有消歇，在這一年著名的演員

Maetandy 還採用改編本上演呢。

四 暴風雨的意義

暴風雨在『第一版對折本』的全集裏，是第一篇戲。爲什麼它要佔這樣光榮的地位呢？Emile Montégut 說，暴風雨就像是古書弁首的圖案一般，暗示給讀者以全書的內容。別的戲不能有這樣效用，沒有別的一齣戲能這樣的賅括其餘。恰似對於一位有經驗的植物學家，三四種選擇出來的植物就可代表半地球的花卉，所以普洛斯帕羅、愛麗兒、卡力班、米蘭達這幾個人物就可以把莎士比亞的整個世界放在我們的想像面前了。（見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65, Vol. Ixiii 轉引佛奈斯頁三五九）這一番話很新穎，但是究竟不免附會之嫌。

暴風雨與仲夏夜夢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很明顯的都有慶祝婚姻的插景。若說這兩齣戲僅僅是爲慶祝貴族婚姻纔寫的，並且除了慶祝之外別無其他意義，那不是適當的估量。莎士比亞寫暴風雨的動機，也許是爲了供俸皇家，但是我們現在鑒賞暴風雨時，不能不承認此劇有更嚴重的意義。沒人能否認，莎士比亞最後一個時期的作品，如波里克利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以及暴風雨，都有一種「和解」（*Reconciliation*）的意味，好像是表示一個老年人閱世已深，已經磨滅了輕浮凌厲之氣，復歸於沖淡平

和之境。在這一點上，暴風雨異於仲夏夜夢。

但是給暴風雨以極端的象徵主義的解釋，那也是不健全的。Campbell在一八三八年就說：

『莎士比亞，好像是覺得這是最後一劇了，好像是觸動靈機要描寫自己，於是把戲裏的英雄寫成爲一個自然的莊嚴的和善的魔術家，能從海底喚起精靈，能用極簡易的方術役使他們。——

我們的詩人這最後的一劇真是有魔術呢；因爲，什麼能比飛蝶南與米蘭達求婚時所用的言語更樸素，而什麼又能比這一段使我們衷心感動的同情更玄妙？在此地莎士比亞自己便是普洛斯帕羅，或者說，是能役使普洛斯帕羅與愛麗兒的更高的精靈。但是這強有力的魔術家該敲碎他的魔杖的時候快要來了，把魔杖沉在深深海底，——「沉到不曾測到過的海底」……』

（轉引自佛奈斯本第三五六頁）

把普洛斯帕羅認爲是莎士比亞自己，這已經成爲一種傳統的解釋。Frank Harris所作“The Man Shakespeare”，把這種解釋推到極端，他公然的說：『我們從普洛斯帕羅所得到的莎士比亞的畫像，是驚人的真實而巧妙』（第三四七頁）『這暴風雨是何等的一齣戲！莎士比亞終於看出了他自己的本色，是一位沒有國土的帝王；但是一位很「有力的魔術」的專家，一位大魔術家，以想像爲隨身的侍從的精靈，能點化沉舟，能奴使敵人，能任意捏合情人；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溫柔仁厚上面……』（第三

五五頁)我們若信任這象徵主義的方法,把暴風雨當做『比喻』(allegory)看,我們還可以發見許多有趣的解釋,愛麗兒是一個象徵,米蘭達也是一個象徵,卡力班也是一個象徵,甚至於像 Garnett 在“Shakespeare Jahrbuch” XXXV 所主張在這戲裏還可以找出一段歷史的索隱!攻擊這一派象徵主義的解釋最力的是 Schücking 教授,他的“Character Problems in Shakespeare's Play,” 1922, pp. 237-266 駁倒了一切的傳統的誤解,重新用寫實主義者的眼光來估量這戲裏的人物描寫。

我們不必把暴風雨當做『比喻』,我們越想深求它的意義,反倒越容易陷入附會的臆說。莎士比亞在暴風雨裏所用的藝術手段與在其他各劇裏所用的初無二致。他在暴風雨裏描寫的依然是那深邃繁複的人性——人性的某幾方面。他依然是馳騁着他的想像,愛麗兒和卡力班都是他的想像力鑄造出來的工具,來幫助劇情的發展。暴風雨不一定是最後一劇,所以普洛斯帕羅也不一定就是莎士比亞自己。暴風雨終究是一個浪漫故事,比較的嚴重處理了的浪漫故事,內中充滿了詩意與平和寧靜的氣息,如是而已。

例言

(一)譯文根據的是牛津本，W. J. Craig編，牛津大學出版部印行。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是很繁複的，完全依照『第一對折本』(First Folio)不是一個好的政策，因為『四開本』往往有優於『對折本』的地方。若是參照『四開本』與『對折本』而自己酌量取舍另為編纂，則事實上無此需要，因早已有無數的批評家從事這種編纂的工作。劍橋本與牛津本便是此種近代編本中最優美流行的兩種。牛津本定價廉，取攜便，應用廣，故採用之。

(二)牛津本附有字彙，但無註釋，譯時曾參看其他有註釋的版本多種，如 Furness 的集註本，Arden Edition，以及各種學校通用的教科本。因為廣為參考註釋的原故，譯文中免去了不少的舛誤。

(三)莎士比亞的原文大部分是『無韻詩』(Blank Verse)。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韻的排偶體』(Rhymed couplet)。凡原文為『押韻的排偶體』之處，譯文即用白話韻語，以存其舊，以此等押韻之處均各有其特殊之作用，或表示其為下場前最後之一語，或表示其為一景之煞尾，或表示其為具有格言之性質等等。凡原文為散文，則仍譯為散文；凡原文為『無韻詩』體，則亦譯為散文。因為『無韻詩』，中文根本無此體裁；莎士比亞之運用『無韻詩』體亦甚為自由，實已接近

散文，不過節奏較散文稍爲齊整；莎士比亞戲劇在舞臺上，演員並不啞呀吟誦，「無韻詩」亦讀若散文一般。所以譯文一以散文爲主，求其能達原意，至於原文節奏聲調之美，則譯者力有未逮，未能傳達其萬一，惟讀者諒之。原文中之歌謠唱詞，悉以白話韻語譯之。

(四) 原文晦澀難解之處所在多有，譯文則酌採一家之說，雖皆各有所本，然不暇一一注明出處。原文多「雙關語」(pun)，苦難逐譯，可譯者則勉強譯之，否則只酌譯字面之一義而遺其「雙關」之意義。原文多猥褻語，悉照譯，以存其真。

(五) 註釋若干則附於卷末，不求豐贍，僅就非解釋則譯文不易被人明瞭之處略爲說明，係爲幫助不解原文者了解譯文之用，不是爲供通家參考。卷首短序，亦僅敘述各劇之史實並略闡說其意義。

暴風雨

劇中人物

阿龍索，那不勒斯的國王。

西巴斯善，他的弟弟。

普洛斯帕羅米蘭的合法的公爵。

安圖尼歐，他的弟弟，米蘭的篡位的公爵。

飛蝶南，那不勒斯的國王之子。

剛則婁，一位老成的樞密大臣。

亞德利安

佛蘭西斯科

貴族。

卡力班，一個野蠻的醜怪的奴隸。

暴風雨

劇中人物

暴風雨 劇中人物

特林枯婁，一個小丑。

斯蒂番諾，一個醉醺的僕役長。

船主。

水手頭目。

水手們。

米蘭達，普洛斯帕羅之女。

愛麗兒，一個活潑的精靈。

哀利斯，

開雷斯，

鳩諾，

女神，

刈者，

由精靈扮演。

其他伺候普洛斯帕羅的衆精靈。

背景：海上，有船；以後均在一海島。

暴風雨 劇中人物

第一幕

第一景 大海中一船上。狂暴的雷電交

鳴之聲。

船主水手頭目分途上。

船主 頭兒！

頭目 在這裏，船主：怎麼樣啦？

船主 好，去和水手們說：快去努力工作，否則我們

要撞到陸上了！快着，快着。〔下〕

衆水手上。

頭目 喂，夥計們！辛苦啦，辛苦啦，夥計們！快點，快點！

暴風雨 第一幕

收起中樞帆。聽着船主的笛子。——颯罷，颯得你
迸破了肺，（註一）只消海面上還有空地地方！

阿龍索、西巴斯善、安岡尼歐、飛蝶南、剛則婁
及其他上。

阿 好頭兒，要小心些。船主在那裏呢？放出些膽量
來。

頭目 我請你下艙裏去。

阿 船主在那裏，頭兒？

頭目 你沒有聽見他嗎？你們攪亂我們的工作：你
們到艙裏別出來啦！你們簡直是幫着風暴。

剛 別，好朋友，你放鎮靜些。

頭目 等海鎮靜的時候我們就鎮靜了。去這風濤

們。
〔註二〕還管誰是國王嗎？下艙去別吵！別攪亂我

剛 好，不過你也要記得你船上載的是誰。

頭目 不管是誰，反正我愛他不能過於愛自己。

〔註三〕你是一位樞密大臣：你若能發令叫這風濤平息，使得現在安寧，我們就決不再扯一根繩；行使你的威權呀！你若不能，你就謝謝上天活得這樣長，趕快到艙裏準備萬一，假如真這樣不幸的話。——努力呀，夥計們！——別攪我們，我說。〔下〕

剛 我從這人身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想他是沒有溺死相；他的相貌完全是個絞死鬼的神氣。好

的命運之神啊，請堅持着叫他死在絞刑上罷！讓他的命運之繩來做爲我們的纜索罷，因爲我們自己的纜索是沒有用了！如其他不是生來受絞刑的，我們的情形就糟了。〔衆下〕

水手頭目上。

頭目 取上中檣快放下來，放下來！用中檣帆逆風前駛。〔內喊聲〕這叫喊聲好可惡！他們叫喊得比風濤或我們工作的呼聲還要響。——

西巴斯善、安圖尼歐、剛則婁上。

又來了！你們到這裏做什麼？我們放棄工作等死罷？你們願意淹下去嗎？

西 你頸上生瘡，你這個咆哮的、侮慢的、沒心肝的

狗！

頭目 那麼，你們來工作。

安 絞死，狗，絞死！你這娼婦生的，無禮的叫囂者，我們不像你那樣的怕淹死。

剛 我可以擔保他不會淹死的；縱然這船不比一般的漏水。（註四）

頭目 頂着風前進！頂着風掛起兩隻帆來；向海裏駛去；躲開陸地。

衆水手上，盡溼。

水手 完全了！禱告罷，禱告罷！全完了！

頭目 怎麼，我們一定要喝涼海水了嗎？

剛 國王和王子都在禱告呢！我們也去參加，因為

我們的情形是和他們的一樣。

西 我實在沉不住氣了。

安 我們的性命簡直是被一班醉漢給騙去了。——你這個大下巴的惡漢，——我願你淹死之後有十次的潮水沖你的屍！（註五）

剛 他還是要死在絞架上的，雖然每一滴水發誓反對他死在絞架上而張口要來吞他。（內亂叫聲）『上帝憐憫呀！』『我們的船碎了，碎了！』『再見罷，我的妻，我的孩兒！』『再見罷，我的兄弟！』『我們的船碎了，碎了，碎了！』

安 我們都和國王一同沉罷。（下）

西 我們去向他告別。（下）

剛 現在我寧願放棄千里的水鄉，換取一畝的荒地；長滿了蒿藜荆棘或任何東西，都不打緊。聽天

由命罷！但是我願能死得乾鬆些。〔下〕

第二景 島上：普洛斯帕羅的窟前。

普洛斯帕羅與米蘭達上。

米 我最親愛的父親，假如您是用了您的法術使得這狂濤怒吼，請您把駭浪平靜下去罷。天空好像是要倒下烏黑惡臭的雷雨，而海水卻直衝上了天，要撲滅甘間的電火。啊！我看那些遭難的人，我心裏也難過：一隻很漂亮的船，無疑的裏面載着許多高貴的人們，全都撞得粉碎。啊！這喊聲打得我的心痛。可憐的人們，他們都死了。我若是什麼有威權的神，我就要在海還沒有吞下這船和其中的旅客之前，先把這海沉到陸地裏去。

普 你要鎮定：不要驚慌。你儘管放心，並沒有什麼

妨害。

米 啊，好慘痛！

普 無妨。我所作的事，無一不是爲了你，爲了你，我的親愛的！我的女兒！——你是還不知道你自己的身分，一點也不知道我是怎樣出身：你也不知道我不僅僅是一個破敗洞窟的主人。普洛斯帕羅，我不僅僅是你的平凡的父親。

米 我從來也沒想多打聽。

普 現在時候到了，我要多告訴你些。伸過手來，把我的法衣脫下來。——好：〔將法衣放下〕你就在此地罷，我的法寶。——揩乾你的眼睛；你放心。打動你的同情心的那一場觸礁的慘象，我早就用我的法術安排妥貼，不傷害一個生靈——不，你看要沉的船裏，你聽見其中叫喊的人們，沒有

一個受到毫髮的損失。坐下來；因為現在你應該多知道一點了。

米 您常常要令我知道我是誰，卻總是又停住，使我不得要領的追問，結果是，「等着；時機還未到」。

普 現在時候到了，就在這一分鐘內你就要聽到；要聽說，要靜心聽。你還記得我們未來到這洞前的時候嗎？我想你不記得，因為你那時還不滿三歲。

米 當然，我記得。

普 記得什麼？記得什麼別的房屋或人麼？無論你記得什麼，把那影象告訴我。

米 那是很渺茫的；與其說是我的記憶所能證實的眞事，毋寧說是迷夢一場。從前我是否有過四

五個女人服侍我的？

普 你有過，並且還要多，米蘭達。不過這事怎麼還留在你心裏呢？在黑暗的過去與時間的深淵裏，你還記得什麼別的？如其你還記得你未來此之前的任何事物，那麼你是怎樣來到此地的，你也可以記得了。

米 但這我卻不記得。

普 十二年前，米蘭達，十二年前，你的父親是米蘭的公爵，是個有威望的國王。

米 先生，您不是我的父親嗎？

普 你的母親是純潔的女人，她說你是我的女兒；你的父親即是米蘭的公爵，他的唯一的後嗣是一位公主——恰是這樣的身分。

米 啊，天哪！我們是遭了什麼陷害纔離開那個地

方的還是我們離開了是幸運的呢？

普 全是的，全是的，我的女兒！我們是遭了陷害，如你所說，纔從那裏被逐出來；不過來到這裏，卻也是我們的幸運。

米 啊！我當初累你受了辛苦，我是不記得了，不過現在我想起來真是痛心。請您講下去。

普 我的兄弟，你的叔父，他名叫安圖尼歐——你要用心聽，——一個兄弟會居然如此的奸詐！在世上除了你之外我最愛的就是他，我把國家大事交他掌管；在那時各邦中以我的國家為最強大，普洛斯帕羅為領袖的公爵；講到威權學問，真可說是遠近聞名，無人可比；我既然專心學問，政事便交付給我的兄弟，於是我對國事漸漸荒疏，沉溺於魔法的研究。你的奸詐的叔父——你是

聽着我說麼？

米 是，很注意的聽着呢。

普 他一旦學會了怎樣允許求情，怎樣拒絕他們，誰該擢升，誰該爲了躁進而加黜降；便把我用的人重新委派，或是調換新人，或是另行支配；官員職位都在他掌握之中，他便隨着自己的高興操縱全國的人心；現在他就像是一株籐，遮掩了我的樹幹，吸取着我的汁漿。——你又不留心聽了。

米 啊父親！我是留心聽着呢。

普 請你聽我說，我這樣的疏忽了世俗的事務，完全過着隱士的生活，爲休養心靈而研求一門學問，這學問若不是需要隱逸的園境實在比一切讚美還更有價值，——卻喚醒了我的奸詐的兄弟的惡性；我的信賴，像是賢良的父母，卻在他

身上生出了和我的信賴一般大的奸詐；我的信賴是無限的，是沒界線的信任。他於是妄自尊大起來，他不但吞沒了我的入款，並且搜刮了我的權力所能徵收的一切，——恰似一個記憶錯誤的人說了與事實不副的話，因為屢次三番的說，把自己的謊語也認為是真實的了，——居然自信即是公爵了；只因攝行政務，以一切的特權擺出尊貴的儀表：——由此竟生出了野心，——你聽着沒有？

米 您的故事可以治好耳聾。

普 他所扮演的腳色和他所代為扮演的本人，其間究竟有點隔膜，要免除這隔膜，他當然非真做米蘭公爵不可。我呢，可憐的人，——我的書房便是我的很够大的領土了；人間的尊貴，他認為我

是不配享受的；他急於攬權，便聯合了那不勒斯的國王，每年向他進貢稱臣；在他面前表示恭順服從，把這從來未曾屈服過的國土，——噫呀，可憐的米蘭！——斷送在最可恥的降順中了。

米 啊天呀！

普 你且聽他的條約及其結果罷；然後再說，這樣的人可能稱為兄弟。

米 我若想到祖母或者有什麼不體面的事，這念頭真是太罪過；良善的母胎會生出壞的兒子。

普 你聽這條約罷。這那不勒斯的國王，本是我的宿仇，答應了我的兄弟的請求；請求的是，為了報酬他降約中列舉的事項，以及我不知確數的多少貢稅，他得要立刻把我和我的眷屬驅逐出國，並且把這豐美的米蘭，用一切的儀典，冊封給我

的兄弟於是，興起了不義之師，在命中註定的一個午夜裏安圖尼歐打開了米蘭城門；在黑夜裏，奉命來的人便把我和哭着的你給逐走了。

米 噯呀，可憐！我不記得那時是怎樣哭喊的了，願再哭一遍：這引得我不由不哭。

普 再聽我說下去，就要說到我們現在遭遇的事；不說到這一點，這故事是全無干係的了。

米 爲什麼他們那時候不殺死我們呢？

普 問得好，女兒：我的故事招惹出這疑問。親愛的，他們不敢，民衆對我是如此的愛戴，他們不敢在這事上留下這樣兇殘的痕迹；卻用較漂亮的顏色塗飾了他們的醜行。簡單說，他們把我們逐到一隻船上，帶我們到海中幾里外的地方；在那裏他們先備好了一隻腐朽的船殼，沒有繩索，沒有

帆，沒有橋；就是老鼠都會本能的逃開它；他們把我們丟在那裏，由我們去向吼叫的海洋哭泣，去對狂風嘆息，風因爲憐憫我們嘆回了一口氣，是好意反倒更害了我們。

米 噯呀！那時候我對你是怎樣的累贅呀！

普 啊，你是救我的一個天使！我在重擔之下呻吟着向海水灑着淚珠的時候，你卻微微的笑着，帶着自天而降的勇氣，提起了我的堅忍的毅力，使我能與未來的命運抵抗。

米 我們怎樣到岸上的？

普 靠了上天的保佑。一位高貴的那不勒斯人，剛則裏，他是被派來主持這事的，他激於憫憫之心，給我們備下了食糧和水，還有豐富的外衣、襯衫、用具及其他必需的東西，以後對我們很有用處；

並且同樣的，由於他的好意，他知道我愛我的書，便從我自己的書房裏給我拿來許多本我認爲比我的國士還可貴的書。

米 我很願能見這一人一面！

普 現在我該起來了：——〔又披上他的法衣〕你坐着別動，聽我們的海上愁史之最後一段。我們來到了這個島上；在這裏我做了你的教師，使得你比別的公主們（註六）還能多得益處，她們費更多時間去做較空虛的事情，並且也沒有這樣謹慎的導師。

米 上天酬勞您！我現在請您告訴我罷，——我心裏老是在砰砰然，——你興起這一場風暴，是爲什麼原因呢？

普 你聽我說下去。慈悲的命運女神現在真是我

的恩主，她居然藉了頂奇特的一件意外事把我的敵人都送到這海濱來了；我預知我的好運來了，完全靠這一顆吉星，此刻若不好好利用這顆吉星的勢力，以後運氣必將衰落下去。別再多問；你現在想瞌睡；這瞌睡很好，你就睡罷；——我知道不由你自主的。——〔米蘭達睡〕

來呀，小使，來！我現在準備好了。來呀，我的愛麗兒；

愛麗兒上。

愛 給你請安，偉大的主人！尊貴的主人，請安了！我來聽候你的吩咐；無論是去飛翔、去冰水、去蹈火、去駕雲；愛麗兒及其全班願去執行你的嚴命。

普 我命你去興起一陣風暴，你可曾完全依旨去

辦？

「愛 件件都做到了。我跳上了國王的船；我化做一團火，時而在船首，時而在船身，時而在甲板上，時而在每個艙裏，使得大家驚恐；有時候我用分身術到許多地方去燃燒；在船橋上，在帆桁上，在斜桅上，我各處同時的燃燒着，然後再合攏來成爲一團：給可怕的雷霆做前趨者之周甫（註七）的電火，也不比我更迅速更急促：這一陣硫黃的洶湧，其火焰與霹靂聲竟像是要圍困奈普通，（註八）使他的雄偉的波濤戰慄，是的，使他的可怕的三叉戟都要抖顫了。」

「普 我的好精靈！誰能這樣的堅決，穩定，而不被這一陣騷動給擾亂了理性呢？」

「愛 沒有一個人不感覺得瘋狂的熱病，沒有一個

人不做拼命的勾當，除了水手們之外，全都跳進了噴沫的海水裏去，都離開了船，我把船弄得到處是火了：國王的兒子，飛蝶南，頭髮豎着，——像是蘆葦，不像頭髮了，——是頭一個跳下去的；喊着：『地獄空了，所有的魔鬼都來到此地了。』」

「普 對，這纔不愧爲是我的好精靈！這是不是離岸很近的呢？」

「愛 很近的，主人。」

「普 可是，愛麗兒，他們都安全麼？」

「愛 沒有傷損一根毫髮；他們的耐懺的（註九）衣服上沒有一點污痕，而且比以前更鮮明；並且，我按照你的吩咐，我把他們分成幾隊散在島上了。國王的兒子，我卻令他獨自登陸；我讓他現在島上的一個僻靜的角落裏坐着，在那裏嘆着氣乘

涼，兩臂這樣的無聊的交叉着。

普 國王的船（註一〇）水手們，以及其他的船隻，你是怎樣處置的呢？

愛 國王的船安全的在港裏停着呢；就在那很嚴密的灣角裏，有一次你半夜裏叫我起來到那永有波浪衝激的百慕大羣島去採露，就是那個地方；船就在那裏藏着；水手們全都收在艙裏；他們已經疲勞不堪，再加上我的法術，都睡着了；至於我衝散了的其餘的船隻，都又聚攏了，在地中海上，無精打采的向那不勒斯駛回去，以爲親見國王的船已經破碎，國王已經遇難了。

普 愛麗兒，你的任務已經完全準確的做了；但是還有工作：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愛 正午已過了。

普 至少過了兩點鐘。從現在到六點鐘之間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很寶貴的使用。

愛 還有工作嗎？你既給我工做，我要提醒你，你所答應我的，你還沒有做到。

普 怎麼？鬧脾氣？你能有什麼要求？

愛 我的自由。

普 時候還沒有到就說這樣話別說了！

愛 我請你要記着，我會給你盡了很大的力；不會對你說過謊，不會犯過錯，伺候你的時候不會說過抱怨的話；你會答應我給我縮減一整年的期限。

普 你莫非忘記了我是把你從怎樣的苦痛中解救出來的麼？

愛 沒有忘記。

普 你是忘記了；以爲踩着海底的污泥，冒着寒峭的北風，地面凝霜的時候到地裏面給我工作，便算是了不得的工作了。

愛 我沒有，先生。

普 你說謊，壞東西！你忘記了那兇惡的巫婆賽考拉克斯，年老而性惡，身體變得成了圈？你忘記了她。

愛 沒有。

普 你忘記了。她是在那裏生的？你說；你告訴我。

愛 在阿爾及耳。

普 啊！她是麼？我必須每月一次重述一遍你忘記了的以前的情形。這可恨的巫婆，賽考拉克斯，爲惡多端，並行使駭人聽聞的巫術，所以從阿爾及耳被驅逐出來了；只因她有過一件功勞，（註一一）

他們沒有殺死她。這是不是真的？

愛 是的，先生。

普 這個綠眼的巫婆懷着孕被逐到這裏，就被水手們丟在此地了。你，我的奴僕，據你自己所說，在那時節是她的僕役；而你是一個太嬌嫩的精靈，禁不起她的粗暴的役使，你拒絕了她的命令，她盛怒之下，有她的較強大的使者相助，就把你幽禁在一株裂縫的松樹裏面了；被囚在那裂縫裏，你痛苦的度過了十二年；在這期間她死了，把你丟在那裏，你發出的呻吟聲和水車的輪齒激水一般的快。那時候這個島上，——除了她產生的兒子，一個遍體生斑的怪胎之外，——還不曾見過一個人形。

愛 有的；她的兒子卡力班。（註一二）

普 蠢東西，我說過了；就是現在由我役使的那個
卡力班。你都知道我發見你是正在怎樣的受苦；
你的呻吟使得狼嗥，使得永遠發怒的熊都心痛：
這苦痛只有入地獄的人纔合該承受，賽考拉克
斯不能再來解除；我來到此地聽見你，使用我的
法術，劈開了松樹，放你出來。

愛 我感激你，主人。

普 你若再抱怨，我要劈開一株橡樹，把你塞進那
多瘤的樹心裏去，讓你再哭喊十二年。

愛 饒恕我罷；我願遵命，甘心的爲你奔走。

普 要這樣纔好；兩天以後我就放你。

愛 這真是我的恩主！我有什麼事做？你說什麼事？
我有什麼事做？

普 你去變做一個海上的女神：除了你我，不可讓

任何人看見；讓任誰的眼都看不見去，變做這個
形狀再到此地來去，趕快去！〔愛麗兒下〕醒醒罷，
我的乖，醒醒罷！你睡得很久了；醒醒罷！

米 〔醒來〕您的故事的奇異，使得我想磕睡了。

普 擺掉這磕睡來；我們去看看我們的奴隸卡力
班，他對我們答話永遠沒有好氣的。

米 他是個下流東西，我不喜歡看他。

普 不過，在現下，我們還不能缺了他：他給我們升
火，檢柴；還做些於我們有益的工作。——喂！賤奴！

卡力班！你這塊泥土，你說話呀！

卡 〔在內〕裏面的柴還够你用呢。

普 出來，我說；還有別的事要你做呢：來，你這烏龜
要等到什麼時候呀？

愛麗兒扮做海上女神上。

好一個精靈！我的打扮齊整的愛麗兒，我附耳告

訴你一句話。

愛 主人，我遵命去辦理。〔下〕

普 你這惡毒的賤奴，惡魔和你的娘媾生出來的東西，出來！

卡 卡力班上。

卡 我願從前我母親用烏鴉的羽毛〔註一三〕在齷

齷的池沼中刷着的那樣的毒露，灑在你們倆個身上！願西南風〔註一四〕吹在你們身上，使你們遍

體生瘡！

普 就爲了你這咀咒，今晚就得叫你癩瘳，叫你脅

痛得喘不過氣；黑夜裏妖精都出來，用各種方法收拾你：把你刺成一個蜂巢似的，每一刺都比蜜蜂的刺還兇。

卡 也得容我吃飯呀。這島是我的，我的母親賽考拉克斯留下的，而你奪了去。你初來的時候，你安撫我，厚待我；給我浸乾果的水喝；〔註一五〕教我怎樣叫那晝夜照耀的日和月：我於是歡喜你了，把島上的富源都指示給你，清泉、鹽池、荒土、肥田。我這樣做實在是該死！——願賽考拉克斯的所有符咒，蟾蜍、甲蟲、蝙蝠，都落在你身上！因爲我成了你的唯一的臣僕，而我本來是獨自稱王的；並且你把我囚禁在這岩石裏，島上別的地方你都霸佔了去。

普 你這胡說的賤奴，只有皮鞭可以感動你，仁慈

的心是不能的！你這樣的下流東西，我把你當做人待；我一向叫你住在自己的窟裏，一直等到你竟要侵犯我的女兒的真操。

卡 啊喉！啊喉！——我但願那事成功！是你阻止我了，否則我早把這島殖滿了無數的卡刀班。

普 可惡的賤奴，你沾染不上一點好的，而壞處全能！我憐憫你，很費力的教你說話，隨時的教你這個那個；那時候你這野人，你還不能懂你自己的話，只像畜類一般的叫喚，我教給你文字好傳達你的意思；可是你雖然學習了，而你的下流的劣根性，使得美德在你心裏不堪同居；所以只合被囚禁在這岩石裏，其實你應得的懲罰不僅是監禁哩。

卡 你教給我語言；我得到的益處只是我知道怎

樣咒罵：就爲了你教我語言，願你染上紅疫而死！
普 妖婆的孽種，滾開！給我們檢柴去；你最好快一些，還有別的事做。你聳肩麼，壞蛋？你若是不理會我的命令，或是不甘願，我要用煙燻的老法子治你，讓你的所有的骨頭發痛；令你吼叫，野獸聽了你的吼聲都要抖顫。

卡 不，我求你！——〔旁白〕我必得服從；他的法術是很有力量的，能制服我母親供的神塞臺包斯，把他當奴僕使喚。

普 你又這樣了，賤奴；滾開罷！〔卡刀班下〕

愛麗兒用隱身法上，〔註一六〕且舞且唱；飛蝶南在後跟隨。

愛麗兒之歌。

請來到這個黃沙灘，

然後再把手兒牽：

等你們接過吻，行過禮，——（註一七）

兇險的風濤也靜下去，——

你們到處跳得要輕靈，

並請諸位一齊唱一聲。

聽，聽！

〔合唱：咆，吼，各處散應。〕

狗叫的聲音：

〔合唱：咆，吼，各處散應。〕

聽，聽！我聽見了

雄糾糾的公雞叫。

〔叫：咯——咯——滴答——都。〕

飛——這一派音樂可是在那裏呢？在空中，在地上？又不響了；——一定的，這音樂準是爲伺候島上什麼神仙的，我坐在岸上，正哭着我父親的覆亡，這音樂從海面掠過，那溫柔的聲音消滅了濤浪的汹涌，也消滅了我悲戚的情緒：我便跟了它來，——也可說是它引了我來，——但是聲音住了。不，又不響了。

愛麗兒唱。

我的父親睡在五層深處；

他的骨頭變了珊瑚：

他的眼睛成了珍珠：

他混身沒有一點朽腐，

而是受了海水的沖洗，

成爲富麗奇瑰的東西。

海上女神時的敲着喪鐘：

〔合唱：叮噹。〕

聽啊！我聽見鐘響，——叮噹，鐘。

飛 這歌辭是哀悼我的溺死的父親。這不是人間的勾當，也不是塵世所能有的樂聲——我現在

聽見聲音在我頭上。

普 擡起你的眼簾，你說你看見在那邊的是什麼。米 是什麼？是神麼？天呀，看他舉目四望的樣子！請

您聽信我，他有很魁梧的身體——但是他是個神。

普 不是的，女人；他吃，他睡，他和我們有同樣的感覺，沒有兩樣；你看見的這青年，就是觸礁的船裏

的；若非是帶着愁容——那是蝕耗美貌的蠹蟲，

——你很可能說他是個美少年；他迷失了伴侶，

正在盤旋着找他們呢。

米 我可以說他是神聖的；因爲我從未見過自然界中有如此高貴的東西。

普 〔旁白〕這事進行得很順利，我看出了，恰如我的心願。——精靈，好精靈！爲了這個，我兩天之內就釋放你。

飛 一定的，音樂伺候的就是這位女神了！——請準我禱求，讓我知道您是否就住在這島上；並且指導我怎樣在這裏過活；我的主要的請求，我留在最後來說，那便是——啊您這神異！——您是

否一位處女呀？

米 我不是什麼神異，先生；但當然是個處女。

飛 說我的語言！天呀！——若是在通用我的語言的地方，我便是說這語言的人中之最尊貴的了。

普 怎麼！最尊貴的？假如那不勒斯國王聽見你說這話，你將算得是什麼呢？

飛 我現在只算得是個孤單的人了，我聽你說起那不勒斯國王，心裏便很悽愴。我的話，那不勒斯國王實在是聽見了；只因他能聽見，所以我纔哭：（註一）因為我自己便是那不勒斯國王，我親見我的父王舟破死難，我這兩眼便還不會乾。

米 噯呀，好可憐！

飛 是的，的確的，他的大臣們也都遇難了；米蘭的公爵和他的漂亮的兒子也在內。

普 （旁白）米蘭的公爵和他的更漂亮的女兒能駁倒你，若是現在適宜於這樣做。——他們初見

面就眉目傳情了！——機伶的愛麗兒，爲這事我要釋放你！——（向飛蝶南）先生，我有句話說；我恐怕你是做了失體統的事；我有句話和你說。

米 （旁白）爲什麼我父親說話這樣的不客氣？這是我平生見到的第三個男人；第一個引動我的憐惜；但願憐憫的心使我父親也像我這樣的對待他！

飛 （旁白）啊！你若是處女，情愛尙無所屬，我要使你做那不勒斯的王后。

普 且慢，先生；我還有話——（旁白）他們倆個已經互相迷戀了；我一定要把這迅速的事弄得很順利，否則贏來太易反使得到手的東西不值什麼了。——（向飛蝶南）我還有話；我命令你要聽我說。你在此地實在是冒稱非分的名義；到這

島上是做好細來的，想要把島從島上稱王的我的手裏奪去。

飛 不過，我不是那等人。

米 這樣堂堂的人，心裏不會有壞；假如壞心思而能有這樣好的儀表，好的德行會要爭着住進去的。

普 〔向飛蝶南〕跟我來。——〔向米蘭達〕你不用

替他說好話；他是好細。——〔向飛蝶南〕來；我要把你的頸子和腳鎖在一起；〔註一九〕只給你海水喝；你的吃食只是些淡水的蛤蜊，乾枯的草根，和那些曾爲橡實做搖籃的殼皮。跟來。

飛 不；我要抵抗這種待遇，等到我的對敵是比我強。〔拔劍，但被法術所制，不得動彈。〕

米 啊親愛的父親！別太難爲了他，因爲他是很溫

和的，並不可怕。

普 什麼！我說，你反到教訓起我來了！——收起你的劍來罷，好細；你不過是做個樣子，並不敢真打，因爲你良心上有虧；不用作那防禦的姿式了！我用這一根手杖就可以解除你的武裝，打落你的劍。

米 我求您，父親！

普 走開！別扯我的衣裳。

米 您憐憫他罷；我可以給他擔保。

普 別說！再要說，我就要責罵你了，雖然不是痛恨你。什麼！替一個好細辯護？！你只見過他和卡力班，以爲世上沒有比他再漂亮的人；好糊塗的女人！他和大多數人比較起來，是個卡力班，而他們和他比起來，就是天使了。

米 我的愛情是最謙卑的；我並沒有野心去見到更好看的男人。

普 〔向飛蝶南〕來呀；服從罷；你的筋肉又像是在孩童時一般，沒有一點力量了。

飛 真是的：我的精神氣力，像在夢中似的，全都受了束縛。我父親的死亡，我自身的疲弱，我的朋友們的遇難，甚至使我降服的這個人的威脅，這一切在我看來都不足重視，我只願我在監獄中每天能看見這位姑娘一次；世界上所有的其餘的角落，讓自由的人們去享受罷；我在這樣一個監獄裏已經覺得很寬綽了。

普 〔旁白〕真生效了。——〔向飛蝶南〕來呀。——好愛麗兒，你辦得好！——〔向飛蝶南〕跟我來。

——〔向愛麗兒〕聽我說還有什麼別的事要你做。

米 你儘管放心；我父親的脾氣比從他說話時看來要好得多；他剛纔這種樣子，是平時沒有的。

普 你以後可以像山風一般的自由了；可是要把我的命令全部都做到了。

愛 一點也不能差。

普 〔向飛蝶南〕來，跟着——不必替他說話。

〔幕下〕

第二幕

第一景 島上另一部分

阿龍索、西巴斯善、安圖尼歐、剛則婁、

亞德利安、佛蘭西斯科及其他上。

剛 我請您放快活些罷：您應該喜歡，我們大家都應該喜歡；因為我們的逃生比我們的遭難還更可怪。我們悲愴的緣由，是很平常的：每一天總有一些水手的妻子，船主、商人，有和我們同樣的悲哀的資料；但是這奇蹟，我們這次逃生，千萬人中很少能像我們這樣的誇耀：所以您得要將我們的悲哀和我們的幸運好好的稱量一下。

阿 請你少說罷。

西 他聽安慰的話就像喝冷粥似的。(註二〇)

安 但是這個慰問者不能就此罷手。

西 瞧罷，他正在給他的機智的鐘上絃呢；不久就要響了。

剛 先生——

剛 一下：數着啊。

西 一下：數着啊。

剛 一個人若是接受一種外來的悲哀，這人就要

得到——

西 一圓的酬。(註二一)

剛 誠然是愁：你說的比你所想的還更真些。

西 你的解釋比我原來的用意還更聰明些。

剛 所以，陛下——

安 吓，他怎麼這樣的喜歡饒舌！

阿 我請你，別再說啦，

剛 好罷，我說完了：不過——

西 他還是得要說。

安 他或亞德利安二人之中，我們賭點什麼，那一個要先做聲！

西 這隻老雞。

安 我說這隻小雞。

西 好罷，賭什麼？

安 一笑。

西 就這樣賭！

亞 這島雖然像是荒地，——

西 哈哈，哈！我輸了賠你啦。

亞 不可居住，幾乎沒法走進去，——

西 但是——

亞 但是——

安 他總會接下去的。

亞 這地方一定是有很美妙的，溫柔的，嬌嫩的氣候。

候。

安 「氣候」是個嬌嫩的女人。（註二二）

西 對了，並且還很美妙呢；照他剛纔頂淵博的說的。

的。

亞 空氣吹在我們身上倒是很新鮮的。

西 好像它有肺似的，並且還是爛的。

安 或是好像用臭水灘薰過的。

剛 各種有益人生的東西，此地都有。

安 真是的，就是除了生活的資料之外。

西 那是沒有的，就是有也很少。

剛 這草長得多麼茂盛！多麼綠！

安 這土地確是焦黃的。

西 裏面有一片綠。

安 他並沒有多少錯誤。

西 沒有；不過他是整個錯誤。

剛 不過這希奇的事是——真是幾乎令人難以

置信——

西 許多希奇的事都是如此的。

剛 我們的衣服浸濕在海水裏面了，卻還保存着

原有的鮮明和光彩；好像不是被鹽水漬過，而是

重新染過。

安 只要有一個衣袋若是能說話，會不會就要說

他是扯謊？

西 會的，否則便是很虛偽的承受他的報告。

剛 我以為，現在我們的衣服就和我們到阿非利

加去參加國王的女兒克拉利白與條尼斯國王的

婚禮時初穿上身的時候一般的鮮艷。

西 真是一段好姻緣，我們的歸航也很順利。

亞 條尼斯從沒有見過像他們的王后這般的人

物。

剛 寡后狄都以後，是沒有過。

安 寡后少說這話！怎麼提起寡后來了？寡后狄都

西 他若連繆夫綺尼阿斯也提起來，又當如何？

又當有怎樣的感想呢！

亞 你是說寡后狄都麼？你倒使我想起來了：她是

加泰基的王后，不是條尼斯的。

剛 這條尼斯從前就是加泰基。(註三)

亞 加泰基?

剛 我敢保，加泰基。

安 他的話比那奇蹟的琴還有力量。(註四)

亞 他造起了城牆，還造起了房舍哩。

安 他要做的次一個不可能的事是什麼?

西 我想他要把這島放在口袋裏帶回家裏去，當

做一隻蘋果給他的兒子。

安 把核種在海裏，多產出些島來呢。

阿 是麼?

安 哦，你醒得正是時候。

剛 (向阿龍索) 先生，我們正在說，我們的衣服現

在像是我們在條尼斯參加您的女兒現在貴為

王后的婚禮時一般的鮮艷。

安 並且還是到那裏去的最美的一個。

西 請別再提寡后狄都能。

安 啊寡后狄都對了，寡后狄都。

剛 您看，我的內衣不是像我初穿的那一天同樣

的鮮明麼？我的意思是說，有點兒像。

安 最後這一句令人等了好半天了。

剛 和我在你的女兒婚禮中穿的時候不是一樣

的麼？

阿 你把這些話塞進了我的耳朵，也不管是否消

受得下。我真願我從沒有把我的女兒嫁到那裏

去因為，從那裏回來，我的兒子丟了；並且，由我看

來，女兒離開意大利這樣遠，我永遠不得再見她，

她也算是丟了。啊你，我的那不勒斯和米蘭的繼承者，

什麼樣的怪魚把你當飯吃了？

佛 陛下，他也許還活着呢；我看見他打着身下的浪頭，騎着浪頭的脊背；他踩着水，掙拒着兇惡的水性，衝着最高漲的浪頭；他把頭擡出洶湧的海上，用他的胳膊奮力的抽擊泳到了海岸，那海岸是向前仰着的，凸出它的海潮沖壞的根基，像是要蹲下來救他。他一定是活着上了陸，我毫無疑慮。

阿 不，不，他是死了。

西 這場損失，該怪你自己，是你不願把你的女兒嫁在歐洲，而寧肯把她送給一個非洲人；至少你是不能再看見她，這也就很够令您落淚。

阿 請你別說了。

西 我們全都給你下過跪，請求你不要這樣做；美貌的公主她自己也很猶豫，又厭惡這婚姻，又不

敢不服從，不知何所適從。我猜想你的兒子是完了，永不得再見了；並且米蘭和那不勒斯因此而添增的寡婦要比我們所能帶還安慰她們的男人還多些；這都是你自己的錯。

阿 這損失之最可痛心處亦即在此。

剛 西巴斯善殿下，您的話是不錯，不過是太刻，也未免是太不合時宜；現在您應該給塗膏藥，而您竟揉那創傷。

西 很好。

安 並且很像個高明的外科醫生。

剛 陛下，您若是罩上一層愁雲，我們大家也就像是遭了壞天氣。

西 壞天氣？

安 很壞。

剛 陛下，我若是能在這島上殖民，（註三五）——

安 他要種植蕁麻。

西 或是酸模，或是錦葵。

剛 並且我若是島上的王，您知道我將怎樣辦？

西 沒有酒喝，可以免得爛醉。

剛 我在這國土裏將用與流俗完全不同的方法

處理一切；我不准有各種的商業；沒有官吏的名

義；不懂得什麼學問；財富、貧窮、雇用僕役，全沒有

契約、繼承、期限、地界、耕耘、葡萄園，全沒有；不用金

屬、穀類、酒、油；不要職業；人人都閒着；女人也都閒

着，但是天真而純潔；沒有國王——

西 但是他還願在島上稱王。

安 他的理想國說得首尾不符了。

剛 一切大家公用的東西都不需努力揮汗的去

生產、叛逆、犯罪、劍、矛、刀、礮，或任何戰器，我都不

要；但是由着自然界自然的生產一切的食糧資料，

來供養我的人民。

西 人民沒有結婚的事嗎？

安 沒有的；全都閒着；都是姦夫淫婦。

剛 先生，我就願這樣完美的統治着，勝似黃金時

代。

西 天佑吾王！

安 剛則婁萬歲！

剛 並且，——您聽見了麼，陛下？

阿 請你別說了；你所說的對我毫無興趣。

剛 我很同意您的話；我說這些話也無非是博這

幾位先生一笑，他們對於無趣的話也是忍俊不

住的。

安 我們笑得是你。

剛 講到插譚湊趣，我比起你們來仍然是個沒趣的人；所以你們所笑的仍然是個沒趣。

安 這是何等的一下打擊！

西 可惜是平着打下來的。（註二六）

剛 你們是有膽量的人；你們會把月亮從她的圓軌裏給挖出來的，假如她能在裏面五個星期不變動。

愛麗兒隱形上，奏莊嚴之樂。

西 我們會這樣做的，隨後就去捉鳥。（註二七）

安 不好先生，你別惱。

剛 不，我一定不的；我決不這樣輕易動怒的。我很想睡，你們把我給笑睡着了罷？

安 你去睡，聽着我們笑罷。

〔除阿龍索，西巴斯善，及安圖尼歐外均入睡。〕

阿 怎麼都這樣快的睡了！我願我的眼皮閉上的時候把我的心思也同時閉上；我覺得我的眼皮想閉了。

西 您就請睡罷，別忽略這瞌睡的好意；他很少時候來探視悲哀的人；他來便是安慰。

安 您自管睡，有我們兩個在此衛護您的安全。

阿 多謝。好困啊！〔阿龍索睡。愛麗兒下。〕

西 多麼奇怪的一種瞌睡附在他們身上了！

安 這是因為天氣的性質。

西 爲什麼我們的眼皮不發沉呢。我自己就不想睡。

安 我也不；我的精神很足壯。他們一下子都睡着

了，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好像是遭雷殛，一齊倒了。這時節何事不可，好西巴斯善啊，何事不可？——不用說了：——不過我在你臉上看出了你應該做到什麼尊榮的地步。現在正是給你的機會；我的幻想看見了一頂金冕落在你的頭上。

西 什麼！你是醒着麼？

安 你沒聽見我說話麼？

西 我聽見了；不過那確是夢讖，你是在睡中說話。你說的是什麼來的？這睡得是奇怪，睜着眼睛睡着，談着，動着，然而還是這樣的熟睡着。

安 高貴的西巴斯善，你是讓你的幸運睡着，——簡直是去死；你簡直是睡着打盹。

西 你是清清楚楚的在打鼾；不過你的鼾聲是有意義的。

安 我現在是很正經的，不是平常那樣；你也得放正經些，假如你願聽我說話；你若肯聽，可以使你更加三倍的高貴。

西 好；我是一變死水。（註二八）

安 我來教你怎樣流動。

西 你教我能；我的天性的懶惰只教我往下落。

安 啊！你是不曉得，你越這樣的嘲弄這件事，你其實是越把這件事弄得更有意義！你越剝去這句話的意義，你其實是越給它加了一層意義！墮落的人們，極常墜到離水底很近，只因爲他們自己的猶豫懶惰。

西 請你說下去：你兩眼的凝注，和你的臉色，都表示你心裏是有重要的事情，並且使得你很痛苦，不能不吐。

安 是這樣的，先生：這一位健忘的先生，他入土之

後也就同樣的被人遺忘，他剛纔幾乎說服了

——因為他最善說辭，只把勸說當做他的職業

——國王，說他的兒子還活着，不過雖然他是如

此說，其實若說他沒有溺死簡直是和說這些睡

着的人正在冰水一樣的不可能。

西 若說他沒有溺死，我是沒有這樣的希望了。

安 啊！從那「沒有希望」之中你有多麼大的希

望呀！這一方面沒有希望，即是另一方面的絕大

的希望，縱然「野心」都不能於此外再多看一

眼，逾此便是渺茫的了。飛蝶南是淹死了，你與我

同意罷？

西 他是死了。

安 那麼你告訴我誰是那不勒斯國王的繼承者？

西 克拉利白。

安 做條尼斯王后的她；住在走一輩子還餘十海

里地的她；從那不勒斯得不到消息的她，除非太

陽做郵差——月中老人是太慢了（註二九）——

等到新生的嬰孩長了鬚鬚；她從誰得到消息？

我們是全都被海吞下去了，雖然有幾個是又被

吐了出來，不過既然命該不死，我們便可開始做

一樁大事，以往的只算是序幕，將來的便要着

我怎樣去處置了。

西 這是胡說了！——你說什麼？我的哥哥的女兒

現在是條尼斯王后，這並不錯；所以她是那不勒

斯王的繼承者；並且兩個地方之間確是距離很

遠。

安 這距離間的每一尺都像是喊着：「克拉利白

怎樣能從我們身上跨回到那不勒斯呢？——她就住在條尼斯罷，讓西巴斯善快醒醒罷！——

喂，現在他們睡着簡直是和死一般；可是，他們又
不比現在睡着的情形更壞。有人能統治那不勒斯，
和睡着的這位一般；有的是大臣能和這位剛則婁一般的會多嘴饒舌；我自己便能同樣的高談闊論。啊，願你能有我這樣的意嚮！他們這一場
睡於你是何等有利呀！你懂我的意思嗎？

西 我想我是懂的。

安 你的知足安分的心，對你自己的這好運是有
如何看法呢？

西 我記得你替代了你的哥哥普洛斯特帕羅的位
置。

安 的確：你看看我的衣服穿着多麼合身；比從前

體面多了；我哥哥的僕從從前是和我平等的，現
在他們是我的僕從了。

西 但是，你的良心呢，——

安 是啊，先生；良心在那裏呢？假如良心是塊凍瘡，
我就穿上拖鞋了；但我不覺得我胸裏有這麼一
個主宰：在我和米蘭之間縱然有二十個良心，那
也都是凝凍的，在譴責我之先就溶解了！你的老
兄躺在此地，實在不比他身下的泥土更好什麼，
假如他真是他現在彷彿是的樣子，那即是死；我
可以用這把鋼刀，——只消三寸，——讓他去長
眠；你呢，這樣一來，也可以把這一塊老骨董，這位
「拘謹先生」，弄得永久安眠，他是不會怪罪我
們的勾當。其餘的人，他們會受誘惑的，像貓舐乳
一般；我們說什麼時候宜做什麼事，他們就會數

着鐘聲的。

西 你的那樁事，好朋友，就是我的前例罷；像你得到米蘭一般，我來奪取那不勒斯。拔你的刀；你只消一擊，我就免除你所納的貢稅；並且我這爲王的以後準喜歡你。

安 同時拔；我舉起了手，你也舉起來向剛則婁砍下去。

西 啊！我還有句話。（二人在一旁密語。）

樂聲。愛麗兒隱身上。

愛 我的主人用他的法術預先察知了他的朋友，你們二位所遭的危險；派我前來——否則他的計劃全毀了——搭救你們。（在剛則婁耳邊唱。）

你們在此鼾睡的時候，

暴風雨 第二幕

小心謹慎的陰謀

正在大膽進行。

你們若想把性命保存，
擺脫瞌睡，並且留神：

快醒！快醒！

安 那麼我們都要趕快下手。

剛 嚶，願好天使保佑吾王！

阿 噫，怎麼了！喂，醒來！你謂爲什麼拔出了刀爲什

麼臉上這樣的猙獰？

剛 怎麼回事？

西 我們在這裏保護你們睡覺的時候，就是剛纔，我們聽見一陣吼聲，像是牛，又像是獅子，沒有把你們驚醒嗎？我聽起來是很可怖的。

阿 我沒聽見什麼。

安 啊！是怪物聽了都要害怕的聲音，使得地都要

震動：一定是一整羣的獅子吼了。

阿 你聽見這聲了嗎，剛則麼？

剛 以名譽爲誓，陛下，我聽見了一陣營營的微聲。

並且是很奇怪的，驚醒了我。我推起了您，並且叫

起來了？因爲我一睜眼，看見他們的刀都拔出來

了：——是有一陣聲音，那是真的。最好是我們起

來防衛着，或是離開這地方：我們也拔出刀來罷。

阿 引路離開這地方，再去尋找我的可憐的兒子。

剛 上天保佑他別遇見這些野獸！因爲他一定是

在島上的。

阿 我們領先走罷。（偕衆下）

愛 我向普洛斯帕羅報告我的功績：

國王，平安的尋找你的兒子去。（下）

第二景 島上另一部分

卡力班負柴木上。雷聲聞。

卡 太陽從泥沼、污澤、淺灘，攝取起來的一切的毒

疫，都降在普洛斯帕羅頭上，令他渾身一寸一寸

的生瘡。雖然他的手下的精靈能聽見我，我還是

咀咒他。不過除非他命令他們，他們是不捨我的，

不變厲鬼嚇我，不把我陷在泥裏，也不像鬼火似

的在昏暗中引我迷路；可是爲了每一樁小事，他

就派他們來懲治我：有時候化爲猿猴，向我做臉

嘴，喋喋不休，隨後就咬我；有時候變做刺蝟，橫在

我赤腳走的路上，刺我的腳；有時候我又整個的

被毒蛇繞起，吐着兩尖的舌頭嚇嚇做聲，把我嚇

得發狂。——

特林枯叟上。

看啊！看他的！一個精靈來了，只因爲我搬柴慢了，又來懲治我：我爬下去；也許他不注意我。

特

這裏沒有森林也沒有矮樹可以遮蔽風雨，可是又有一陣暴雨在醞釀着；我聽見它在風裏唱着呢；那邊的那塊黑雲，那頂大的一塊，像是一個大酒囊就要灑出酒來。若還像前次那樣打雷，我不知把頭往何處藏：那一塊雲一定要灑下一場傾盆大雨。——這是什麼？是人還是魚死的還是活的？是一條魚：味道是魚的；一股陳腐的魚腥氣；還不是一條頂新鮮的鹹鯊魚。一條怪魚！我現在若是在英格蘭——我到過一次——只消把這魚畫出來，（註三〇）每一個逛熱鬧的鄉下老兒都

會出一塊銀錢來看看：這怪物就可以使一個人致富；在那個地方任何怪獸都可以使人致富。他們不願出一文錢救濟一個跛腳的乞丐，他們卻願出十文錢看看一個死了的印第安人。這東西的腿像是人的！鰭像是胳膊溫的，我敢賭咒！我現在忍不住要說了我的見解；這不是魚，是個島民，最近受了雷殛。（雷鳴）噯呀，暴雨又來了：我最好的法子是在他的袍子底下；附近沒有避雨的地方了：困難中容易使人和怪客同牀。我就在此地藏身，等雨過去。

斯蒂番諾歌唱上，手持酒瓶。

斯 我再也不到海上去，海上去，

我願在這個岸上邊死：——

這是給人送殯時唱的一隻很下流的歌好，

這裏有我的樂趣。〔飲酒〕

船主，夫役，水手頭和我自己，

歐手和他的伴侶，

愛上了毛爾、麥格、瑪利安和瑪格利，

但是我們誰也不愛凱蒂；

只因她的舌頭太尖利，

愛向水手喊，「挨絞去！」

她不愛聞柏油、瀝青的臭味道，

但她癢的地方都叫水手來搔：

到海上去，夥計，讓她挨絞去。

這也是個下流的歌：但這裏有我的樂趣。〔飲酒〕

別懲治我啊！

〔斯〕 這是什麼事？我們此地有魔鬼麼？你莫非是要

用野人和印第安紅人來嚇騙我們麼？！我沒被

淹死，卻不怕你這四條腿的；因為俗語說得好，好

好的一個四條腿走路的人，你是不能令他屈服的；

現在我也可以這樣說，只消我斯蒂番諾鼻孔

裏喘着氣。

〔卡〕 精靈害我來了啊！

〔斯〕 這是島上的一個四腿怪物，他大概是害了瘡

疾。這東西怎樣學會了我們的語言了呢？只爲了

這個緣故，我來救濟他一下罷：假如我能給他治

好病，把他馴服了帶回那不勒斯去，可以貢獻給

任何一位穿皮靴的皇帝。

〔卡〕 別懲治我，請你；我可以快些往家裏搬柴。

〔斯〕 現在他的病正發作，所以語無倫次。讓他嚐嚐

我的瓶子裏的酒：假如他從前沒有喝過酒，這差

不多就可以治好他的病。假如我能治好了他，把他馴服了，我從他身上要撈到多少錢都可以：誰要想要他，就得出一筆價錢，並且大價錢。

卡 你現在還沒有傷害我什麼；你不久就要下手了，因為你的抖顫使我明白了。（註三）現在普洛斯帕羅附在你身上了。

斯 過來：張開你的嘴；這東西下去就能使你言語了，貓。（註三）張開你的嘴：這就可以使你不抖了，一點也不抖了（給卡力班酒喝）你真辨不出誰是你的友人：再張開嘴。

特 我應該是認識這聲音：這應該是——但是他已經淹死了；這是鬼。啊！上天保佑！

斯 四條腿，兩個聲音；一個頂好玩的怪物！他前邊的聲音剛說他的朋友的好話；他後邊的聲音就

說壞話，叫罵起來了。假如我這一瓶酒能治好他的瘡疾，我就治他來。阿門！我在這邊的嘴裏也倒些酒。

特 斯蒂番諾！

斯 是你那邊的嘴叫我麼？天呀！天呀！這是魔鬼，不是怪物；我躲開他罷；我沒有長匙。（註三三）

特 斯蒂番諾！——你若是斯蒂番諾，你過來摸我，和我說話；我是特林枯婁！——別怕，——你的好朋友特林枯婁。

斯 如其你是特林枯婁，你出來。我抓住這小一點的腿來拉你；若是這些腿裏有兩條是特林枯婁的，一定就是這兩條。你真是特林枯婁！你怎麼變成這怪物的糞便了？他能竊出特林枯婁嗎？

特 我以為他是被雷殛了。不過你不是淹死了嗎，

斯蒂番諾？我現在希望你沒有淹死。暴雨過去了麼？我因為避雨所以躲在這死怪物的袍下。你是活人嗎，斯蒂番諾？啊斯蒂番諾！兩個那不勒斯人算是逃生了！

斯 請你別旋轉我，我的胃容易作嘔。

卡 (旁白) 他們倒是好東西，假如不是精靈。那一個必是個天神，還帶着天上的瓊漿：我給他跪下。

斯 你怎樣逃生的？你怎樣到此地的？你吻着這酒瓶發誓，你是怎樣到此地的？水手們擲到海裏一隻大酒桶，我便是浮在那桶上逃命的，我憑這酒瓶發誓！這酒瓶還是我漂到岸上之後親用手樹皮製的呢。

卡 我也要憑你那酒瓶發誓，做你的順民；因為那酒不是世間所有。

斯 這裏：你發誓，你是怎樣逃的？

特 你這人，我是游到岸上來的呀，像隻鴨子似的。我敢賭咒，我能像鴨子似的游水。

斯 這裏，吻這本書罷。(註三四)(給特林枯、莫酒喝。)

(註三五)

特 啊斯蒂番諾！這東西你還有些麼？

斯 你這人，還有一整桶呢：我的酒在我的酒窖裏收着，就是海邊的一塊岩石裏。怪物，覺得怎樣了！你的瘡疾怎樣了？

卡 你不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麼？

斯 我告訴你罷，從月亮裏來的：我即是月中老人，曾經有過一個時候。

卡 我看見過你在月亮裏，我崇拜你；我的女主人

會指給我看，你，你的狗，你的樹。

斯 來，發誓罷；吻這書罷；我就去再裝新酒；發誓罷。

特 我敢說，這是一個很薄弱的怪物。——我怕他！

——很軟弱的怪物。——月中老人！好可憐的一

個迷信的怪物！——喝得好，怪物，真喝得好。

卡 我引你看這島上的每一吋的肥沃的地；我願

吻你的腳。我請你，做我的神罷。

特 我敢說，真是一個頂狡詐的酒精的怪物，等他

的神睡着了的時候，他會偷酒瓶的。

卡 我願吻你的腳；我發誓做你的順民。

斯 那麼來罷；跪下去，發誓。

特 這昏頭昏腦的怪物真使我笑得要死。頂下賤

的一個怪物！我心裏真想打他一頓，——

斯 來，吻罷。

特 若非是這怪物正在醉着；好可厭的怪物！

卡 我引你看最好的泉水；我給你摘果；我給你

捕魚，我給你檢柴够你用的。我伺候的那個暴主

真該死！我不再給他檢柴了，我追隨你，你這奇異

的人。

特 頂可笑的怪物，竟把一個醉漢當做了異人！

卡 我請你，容我帶你去到生螃蟹的地方去；我用

我的長指甲給你挖落花生；引你找喜鵲巢，並且

教你怎樣捉那矯捷的小猴子；我帶你去採一叢

一叢的榛子，有時候我從岩石上給你捕幾隻海

鷗（註三六）的雛兒。你願跟我去嗎？

斯 我請你就引路罷，不要再說了。——特林枯婁，

國王和我們的夥伴都淹死了，我們就擁有這塊

地方了。——這裏，你拿着這個瓶子。——特林枯

妻，我們就去把瓶裝滿了。

卡 再會了，主人，再會！〔醉中亂唱。〕

特 一個叫囂的怪物，一個酒醉的怪物。

卡 我不再築壩給你摸魚了；

不再聽你的話，

給你把柴打，

不再給你刷盤子洗碗了；

班，卡——卡力班，

有了新主子——新主人。

自由，萬歲！萬歲！自由！自由！萬歲！自由！

斯 啊好一個怪物！引路。〔乘下。〕

第三幕

第一景 普洛斯帕羅的窠前

飛蝶南負柴上。

飛 有些運動是很吃力的，並且愈用力愈顯出其
中的趣味；有些低賤的事，若肯去做卻是很高貴
的，並且頂貧賤的事往往有造於豐美的結果。我
現在所做的低賤的工作，對於我本是又煩重又
可厭的；但是我伺候的女郎使得死板的變成活
潑，使得我的勞苦變成愉快！啊！比起她父親的乖
戾，她真是十倍的溫柔，而他是十足的尖刻。我遵
從他的嚴命，我得搬運幾千根這樣的柴木，堆積

起來；我的溫柔的小姐看見我工作便落淚，並且
說這樣低賤的事從沒有用這樣人去做的。我忘
了工作了；但是這些甜蜜的思想很能調劑我的
苦工。我工作的時候想得最厲害。（註三七）

米蘭達上，普洛斯帕羅隱隨。

米 噯呀！我現在請你，別這樣用力的工作；我真願
你奉命堆積的這些柴木都被電火燒掉！請放下，
休息罷；燒這柴的時候，柴都要流淚，因為勞累了
你。我父親正在專心讀書；請你休息一下罷；三個
鐘頭以內他是不會出來的。

飛 啊最親愛的小姐，我一定要做的工作，在未做完以前，太陽怕就要落了。

米 你若坐下來，我可以替你搬一會兒。請你把那根給我；我給搬到堆上去罷。

飛 不，嬌貴的小姐；我寧願撕裂了我的肌肉。折斷了我的脊骨，也不能讓你做這不體面的事而我在旁間坐着。

米 這事情由我來做是和你做一樣的合適；並且我來做是更安然的；因為我是情願做，而你不是甘心。

普 (旁白) 可憐蟲！你是動情了！你來探視便表示你是動情了。

米 你的樣子很疲倦。

飛 不，高貴的小姐；夜晚有你在旁邊，在我看來就

像是清晨一般。我請問你——主要的是爲了在我的祈禱裏面好稱呼你——你的芳名？

米 米蘭達。——啊我的父親！我違犯你的命令說出來了。

飛 可敬愛的米蘭達！(註三八) 真是的，絕頂的可敬可愛；價值抵得過世人所認爲最貴重的東西。有許多女郎，我有着很有好感，有些時候她們的簧舌束縛了我的傾聽的耳朵；我喜歡許多女人，各有各的妙處；我從沒有用全副誠心的愛過一個。總是有一點缺憾在她身上，和她的最美妙的地方做對，使之減色；但是你，啊你！如此之完美，如此之無比，你是用各個的優點捏合成的。

米 我沒見過一個女性；我不記得一個女人的臉，除非是從鏡子裏看見過我自己的；所謂男人的

除了你，好朋友，和我親愛的父親之外，我也沒見過一個外國人的面貌是什麼樣，我也不知道；但是，憑我的貞潔起誓，——貞潔是我的粧奩中的寶貝，——除了你之外，我不要任何人跟我在世上做伴侶；除了你之外，我也想像不出另一個人的形狀能討我的喜歡。我說話太放肆了，忘記了我的父親的告誡。

飛 我的地位本是一個王子，米蘭達；我想，已經是國王了；——我並不願如此！——我本不肯忍受這運柴的賤役，就如同不能由着蒼蠅在我嘴上下蛆一般。——聽我心坎裏的話：——我剛一見到你，我的心飛了，情願伺候你；我的心落在那裏了，甘願做你的奴隸；爲了你，我纔這樣耐心的爲了一名柴夫。

米 你愛我嗎？

飛 啊天呀！啊地呀！請來給我的話做個見證，並且如果我說的是實話，讓我的供狀得到美滿的結果；如果我說的是假話，使我的好運都變成爲災劫！我，超過了世上其他的任何事物的一切的限制，我真是愛你，重視你，尊敬你。

米 我喜歡得哭了，我真是個傻子。

普 〔旁白〕兩股頂少有的愛情遇在一處了！願上天降福給這一對結合！

飛 你爲什麼哭？

米 我是哭我的自慚形穢，我不敢獻出我所願意給的；更不敢接受那非得到便不能活命的。不過這樣說是沒有用的；越遮掩，越表現得明白了。滾開罷，羞赧的狡詐！來幫助我，坦白神聖的天真！我

是你的妻，假如你願意娶我；你若是不，我一生不嫁了；做你的伴侶，你也許拒絕我；但是我願做你的奴僕，不管你願意不願意。

飛 我的小姐，最親愛的；我永遠這樣對你忠誠。

米 那麼是我的丈夫了？

飛 是的，滿心情願，如同奴隸願意自由一般；我的手在這裏。

米 我的手，（註三九）我的心也在裏面；現在再會罷，半點鐘後再見。

飛 讓我說千萬聲再會！

（飛蝶南與米蘭達分別下。）

普 我不能像他們這樣的喜歡，他們是喜出望外；不過我在任何事也不能得到更大的喜悅了。我要去讀書（註四〇）；在晚飯前，我還有許多事要準備。

備。
〔下〕

第二景 島上另一部分

卡力班持酒瓶，斯蒂番諾與特林枯襲上。

斯 不用和我說：——桶乾了之後，我們就嗚呼！沒乾以前，一滴水也不喝；所以，扳過舵來。向前衝。
（註四一）——怪物聽差，你喝酒祝賀我。

特 怪物聽差！這島上可太荒唐了！據說這島上只有五個人；我們是其中之三；其餘的兩個若也是像我們這樣的頭腦，這國家可就要倒了。

斯 喝罷，怪物聽差，我教你喝的時候，你自管喝；你頭上的兩眼都發直了。

特 不在頭上在那裏！假如長在尾巴上，他是一個更可觀的怪物了。

斯 我的怪物人說不出話來了，舌頭溺在酒裏了；至於我，海也淹不死我；未到岸之前，我能游泳，游個三十五哩，差不多，我敢賭咒。你做我的副官，怪物，或是執旗官。

特 做你的副官罷，若是你願意；因為他站不起來了。

斯 我們並不跑步，怪物先生。

特 也不慢步走；你可以臥着，像狗似的；他還是不說話。

斯 怪物，你這一輩子再開一回口罷，假若你是一個好怪物。

卡 先生您好？我來舐您的鞋。我不伺候他，他不敢。

特 你胡說，頂愚蠢的怪物：我現在可以打一個警

官。哼，你這爛醉的魚，像我今天喝這樣多酒的人，可有是懦夫的嗎？你不過是半魚半怪，你就要扯一個大大的怪謊嗎？

卡 看，他是怎樣的譏嘲我！您能容他那樣嗎，陛下？

特 「陛下」，他說！一個怪物會蠢得這樣！

卡 看看，他又來了！咬死他，我求您。

斯 特林枯婁，你說話要客氣一點：你若是反叛，下一棵樹！（註四二）這可憐的怪物是我的屬民，他不能受人欺侮。

卡 我謝謝您。您願意再聽一次我所要求於您的一件事嗎？

斯 可以的；跪下，說罷：我站着，特林枯婁也站着。

愛麗兒隱形上。

卡 我向您已說過一回，我是被一個魔術家給降服了，他用狡計奪去了我這個島。

愛 你說謊！

卡 你說謊，你這逗笑的猴子！我願我的勇敢的主人打死你；我沒有說謊。

斯 特林枯婁，你若是再攪擾他說話，我憑這手起誓，我要敲落你幾隻牙。

特 噫，我沒說什麼。

斯 那麼就閉嘴別再說了。——〔向卡力班〕講下去。

卡 我方纔說，他用魔術奪取了這個島；從我手裏奪了去；假如您願意，請報復他一下，——因為，我知道，您敢；這東西不敢，——

斯 那是一定。

卡 您便可以在島上稱王，我伺候您。

斯 這事怎樣纔能辦成功呢！你能帶我去到他們那裏去嗎？

卡 可以，可以，主人；我乘他熟睡的時候帶你去，你可以把一個釘子釘進他的腦殼。

愛 你胡說；你不能。

卡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小丑！你這個下賤的奴才！——我請求陛下，打他幾下子，把他的酒瓶搶過來；沒有酒瓶，他就只得喝海水了；因為我不指示他泉水在什麼地方。

斯 特林枯婁，你不可再冒險了；你若再說一句話攪擾這怪物，我以此手爲誓，我就要摒除一切的寬容，把你打成一條鹹魚。〔註四三〕

特 噫，我做什麼了？我什麼也沒有做。我離遠點。

斯 你沒有說他是胡說嗎？

愛 你胡說。

斯 我胡說？你受這一下罷。（打特林枯菓）你若是喜歡這一下子，你還可以再說我是胡說。

特 我沒有說你是胡說：——你胡塗了，並且聽也

聽不清了！——酒瓶真可惡！酒喝多了就能這樣。

——讓你那怪物生牛癩，讓惡魔咬去你那隻手！

卡 哈哈，哈哈！

斯 現在，你講你的故事罷。——請你再站遠一點。

卡 把他打够了：過一會兒我也要打他。

斯 站遠一點。——講下去罷。

卡 我已經和您說過，他有個習慣，午後要睡覺的：

您先抓到他的書之後，您就可以使他的腦漿迸裂；或是用一根木槓子打碎他的腦殼，或是用一

根木樁子戳破他的肚皮，或是用您的刀子割斷

他的氣管。要記住，先抓到他的書；因為去掉了書，

他就是個傻人，和我一樣了，他使一個精靈都不

能使喚了：他們都和我一樣的痛恨他。只要燒掉

他的書；他有許多好的傢俱，——他叫做傢俱，

——他若是有一間房子，便可用做裝飾；最值得

注意的是他的女兒的美貌；他自己稱她為絕色：

我從沒有見過女人，除了我的媽媽賽考拉克斯

和她之外；但是她確實是遠在賽考拉克斯之上，

猶如最大的遠勝過最小的一般。

斯 果然是這樣漂亮的一位姑娘嗎？

卡 是的，主人；我敢保，她配和你同牀，並且給你養

出漂亮的小孩。

斯 怪物，我去殺掉那個人；他的女兒和我就做國

王和王后，——上帝保佑！特林枯婁和你就做總督。你喜歡這個計劃罷，特林枯婁？

特 好極了。

斯 我們來握手：我打了你，我很抱歉；不過，你以後可不要再胡說亂道。

卡 在半小時以內他就要睡了；你願就去殺他麼？
斯 願意，以我的名譽爲誓。

愛 我要把這事報告我的主人。

卡 你使得我很高興：我是很喜歡。我們快活罷：你方纔教我的那隻曲子，你再唱一遍好不好？

斯 怪物，你若是請求，一切合理的事我都可以做：

來，特林枯婁，我們唱。（唱）

嘲笑他們，譏諷他們；

譏諷他們，嘲笑他們；

我們的心情是自由的。

卡 這調子不對。（愛麗兒用小鼓與笛奏此調）

斯 這是什麼？

特 這就是我們的歌曲的調子，是那沒身體的人（註四）奏出來的。

斯 如其你是個人，顯你的原形：如其你是個魔鬼，隨你的便。

特 啊，饒恕我的罪惡！

斯 人一死便付清了一切的債：我不怕你。——上天慈悲罷！

卡 你也怕了麼？

斯 不，怪物，我不怕。

卡 不要怕：這島上竟是聲音，音樂，很好聽的，不傷害人。有時候有千種的樂器在我的耳畔琤琤的

響；有時候，我恰從長睡醒來，有些聲音能使我又
磕睡起來；隨後，在夢中，我覺得天上的雲彩裂開
了，露出了富麗的東西，就要落在我的身上；以至
於，我醒了之後，哭着願意再到夢中。

斯 這將成爲我的絕妙的一個國土，我不用花錢
就有音樂聽了。

卡 得要等到普洛斯帕羅被殺掉以後。

斯 那是不久就會做到的；我想起你的話來了。

特 這音樂走了；我們跟着去，隨後再做我們的事。
斯 引路，怪物；我們跟着。——我願意我能看見這

個打鼓的人！他又用力敲起來了。你來不來？

特 我來跟着，斯蒂番諾。〔衆下〕

第三景 島上另一部分

阿龍索、西巴斯善、安圖尼歐、剛刺婁、

亞德利安、佛蘭西斯科及其他上。

剛 我可真不能再走了，陛下；我的老骨頭都痛了。
我們走的真是一條好錯綜的路，又是直路，又是
彎路！求您恩准，我需要休息一下了。

阿 老先生，我不怪你，我自己也倦了，我的精神很
疲惫；坐下，休息罷。現在我放棄我的希望了，不再
用希望寬解我自己；我們這樣巡行覓找的他，必
是淹死了；海水都要嘲笑我們這樣徒勞無功的
尋找，好，由他去罷。

安 〔向西巴斯善旁白〕我很喜歡他這樣的絕望。
別爲了一次失敗，就放棄了你的堅決的主意。

西 〔向安圖尼歐旁白〕下次有機會的時候我們

必要行事。

安 (向西巴斯善旁白) 就在今晚罷; 因為他們走得疲乏, 他們不會, 並且也不能, 像在有精力的時候那般的警醒。

西 (向安圖尼歐旁白) 我說今天晚上不用再說了。

莊嚴而奇異的樂聲; 普洛斯帕羅自上面 (註四五) 出現, 用隱身法。許多怪形自下入, 設列筵席圍而舞, 用輕妙之動作, 並致敬禮; 召請國王等人享食, 遂退。

阿 這是什麼樂聲? 我的好朋友們, 聽! 非常美妙的音樂!

阿 天啊, 派天使保佑我們! 這是什麼?

西 活傀儡戲。現在我可相信世上真有獨角獸; 在阿拉伯真有一棵樹, 鳳凰的寶座; 真有一隻鳳凰現在在那裏稱尊。

安 我兩樣都相信; 若還有其他令人難以置信的, 找我來, 我敢發誓說是真的; 遠路的旅客從來不會說謊, 雖然家鄉的傻子斥罵他們。

剛 我若是在那不勒斯報告這一件事, 他們會相信我嗎? 我若是說我看見了這樣的島民, —— 這一定是島上的居民, —— 他們的形狀雖然奇特, 但是, 你看, 他們的舉止卻比我們人類的許多種族, 不, 幾乎任何種族, 都要來得更更有禮貌。

普 (旁白) 誠實的先生, 你說得不錯; 因為你們當中有幾位確是比惡魔還壞呢。

阿 我驚訝得無以復加了, 這樣的形狀, 這樣的姿

式，這樣的音樂，——雖然他們不說話，——卻表

示了一種極美妙的啞劇。

普 (旁白) 等臨完時再稱讚罷。

佛 他們很奇異的逝滅了。

西 那倒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把食物留下了；我們的胃口正好。——你們願意嚐嚐這個嗎？

阿 我不。

剛 真的，陛下，您不用怕。我們小的時候，誰肯相信有些山上的居民像牛似的在頸子底下懸着肉袋？(註四六)或是頭生在胸口上的人？(註四七)而如今則每個「五倍索償」(註四八)的人都給我們帶來很好的證明。

阿 我來動手吃，縱然是我最後一餐；沒有關係，我覺得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兄弟，公爵大人，

來像我似的吃呀。

雷電。愛麗兒做人首怪鷹狀上；在桌上鼓翼；用精妙手法，使筵席幻滅。

愛 你們是三個罪人，命運之神——他是把這塵世以及其中的一切當做工具用的——使得那永填不夠的大海把你們吐了出來；並且把你們沖到這沒人居住的島上，你們是人間最不配活着的。我使得你們發狂；(見阿龍索、西巴斯善等人拔劍)使得你們鼓起了敢於自縊或自溺的勇氣。你們這羣傻子！我和我的夥伴就是命運的一部；你們那凡間製鍊的劍，若想傷害到我的一根羽毛，那就如同要砍傷嗚嗚的風一般，或是抽刀斷水一般的可笑；我的夥伴也是和我一樣的

不受傷害。你們若是能傷害，現在你們也舉不動你們的劍了。但是，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來對你們要說的話，——你們三個把善良的普洛斯帕羅給從米蘭攆走了；把他和他的天真的孩子送到海上，海總算是替他報復了。這樁罪過，天神雖然遲緩，卻不會忘記，所以使得海水、海岸，以及一切生靈，都來害得你們不得安寧。他們把你們的兒子奪去了，阿龍索；並且派我前來宣布，綿延的災難，——比任何樣的一死都還難堪，——一步一步的來降在你的身上以及你一切的行為；若想避免這災難——否則在這頂荒涼的島上一定要降在你們的頭上的，——別無他法，只有誠心懺悔，改過自新。

於雷聲中逝去：隨後悠揚之樂聲又起，奇異之形狀又上，以譏諷輕狂之態舞蹈，擡桌下。

普：〔旁白〕你變成怪鷹的形狀，做得很好，我的愛麗兒；搶吃，也搶得妙；我要你說的話，你一點也沒遺漏；我的一羣較小的精靈也都認真聽命，各盡厥職。我的高超的技術見了功效，我的這些敵人全都困在昏迷狀態當中；他們現在可由我支配了；我由他們在這裏發狂，我去看望那年青的飛蝶南，——他們以為他是淹死了，——和他的與我的痛愛的姑娘。〔自上而下〕

剛：我用神聖的東西的名義來請問，陛下，為什麼您站在那裏瞪着眼發呆？

阿：啊，好奇怪！奇怪！我覺得波濤都說話了，在數我

的罪狀風也在唱着我的罪狀雷沈重可怖的風琴，也在叫着普洛斯帕羅的名字；並且吼着我的過失。所以我的兒子是睡在濘泥裏了；我要到鉛錘測不到的更深的地方去找他，同他一起睡在泥裏。

〔下〕

〔四〕 魔鬼若是一個一個的來，我可以把他們整隊的打退。

〔安〕 我來做你的助手，〔西巴斯善與安圖尼歐下〕。

〔剛〕 他們三個全都不要命了；他們的大罪，像是很久以後纔發作的毒藥一般，現在開始侵蝕他們的心靈了。——我請你們幾位筋骨靈活的，趕快跟着他們去，防止他們因瘋惹出的禍端。

〔亞〕 跟了去，我請你們。〔衆下〕

第四幕

第一景 普洛斯帕羅窟前

普洛斯帕羅、飛蝶南、米蘭達上。

普 我若是懲罰你過於嚴厲了，你所受的補償總可以抵得過；因為我現在給你的乃是我的生命的線，我活着就是爲了她？我再說一遍，我把她許配給你：你所受的苦惱不過是我用以試驗你的愛情，你居然很堅忍的禁住了試驗：現在，當着上天，我認可送你這一份厚禮。啊飛蝶南！你不要笑我這樣誇獎她，你自己會發現她是超出一切的讚美，使讚美追趕不上她。

飛 這我是相信的，雖然這是悖了神諭。

普 那麼，做爲我的贈禮，也是你分所應得的收穫，接受我的女兒罷：但是如果你在未用盛大儀式舉行神聖婚禮之前就破壞了她的處女的帶，上天將永不降福使這婚姻美滿；而使不育的厭恨，尖酸的侮慢，夫妻間的反目，弄得你們的牀第變成爲荒蕪之場，以至你們兩個都厭惡它：所以要留心，喜神不久就要照耀着你們了。

飛 我是想過安寧日子的，我是想生男育女的，我是想長壽的，並且我現在如此的愛她，所以最幽暗的山洞，最機緣湊巧的地點，我們的劣性最強

烈的誘惑，決不能使我的榮譽變爲淫慾，以至毀去我結婚那天的愉快的鋒利，不過那一天可真來得慢，我想不是太陽的駿馬跑不動了，就是黑夜在下面被鎖住了。

普 說得很好：那麼坐下，和她談話罷，她是你的了。
喂，愛麗兒！我的勤快的差役愛麗兒！

愛麗兒上。

愛 我的主人有何吩咐？我在此地。

普 你和你手下的夥伴這一次已經很可嘉獎的盡了你們的職務；我一定要用你們再做這樣一回把戲。去傳你那一班夥伴來，我給你權力調度他們，帶到此地來；催他們敏捷些；因爲我要讓這年青的一對看看我的法術的幻景；我答應他們

了，他們盼望我施展一下。

愛 立刻嗎？

普 是的，要在一霎眼的時間。

愛 你來不及說「來」和「去」，

你來不及喘上兩口氣；

一個個的躡着腳尖，

來到此地做着鬼臉。

您看着喜歡不喜歡？

普 我很喜歡，我的嬌小的愛麗兒。你不要過來，等

着我呼喚你。

愛 好，我明白。〔下〕

普 留心，你要信實；不要用情過於放縱；頂堅強的誓約遇到了慾火狂熾的時候也就成了一根稻草了；要忍制些，否則和你的誓約告別罷！

飛 我向您擔保，先生；我心頭上有冰霜一般的貞節，早撲滅了我的情慾之火。

普 好。——來呀，我的愛麗兒！寧可多帶一個來，別缺少一個出現罷，要敏捷。別開口！睜眼開靜默。

〔悠揚之樂聲。〕

假面劇登場。哀里斯上。

哀 開雷斯，最慷慨的女神，你擁有

小麥、裸麥、大麥、蠶豆、雀麥、豌豆；

你的草山上住着活潑的羊羣，

平原上堆着草料供養她們；

你的掘創耕耘過的岸旁，〔註四九〕

濕潤的四月奉你的命令加了裝潢，

給貞靜的女神製造花冠；你的叢林，

失戀的男子最喜歡其間的樹陰；

你有纏繞架柱的葡萄園；

你也有荒蕪巉巖的海邊，

你喜歡在那裏遊玩暢意；

我是天上的彩虹，天后的侍役，

天后命你離開你的園地；陪着她

到這地方這草地上來玩耍；

她的孔雀已經飛了過來，〔註五〇〕

快來，開雷斯，給她開懷。

開雷斯上。

開 敬禮了，彩色絢爛的前趨，

你從不違抗朱匹特的妻；

你用你的橙黃色的翅膀，

把甘露灑在我的花朵上。

你用你的藍色虹的兩端，

給我的莽叢荒坡加了冕冠，

你是我的大地的美麗的披肩；

你的天后爲何令我來到這裏，

這一片長滿短草的綠地？

且來慶祝一段真正戀愛的婚姻，

並且送禮給這對幸福的情人。

開 彩虹，你告訴我，你是知道的，

是維那斯，或是她的兒子呢，

現在陪着天后因爲她們設計

會讓狄斯奪去我的愛女，

我便從此立意的要躲避，

她和她的瞎兒子那樣下流的東西。

哀 你不必害怕和她遇在一起；

我親見她衝雲破霧向帕孚斯去，（註五一）

還有她的兒子，一同駕着鴿車。

她們本想給這對癡男女一點情魔，

而他們發誓在結婚前決不同牀，

於是這戰神的情婦回轉了家鄉；（註五二）

她的暴躁的兒子折斷了他的箭，

賭咒不再射，只和麻雀逗着玩，

完全做個孩子。

開 最高貴最豪華，

偉大的鳩諾來了；看腳步就知道是她。

鳩諾上。

鳩 我的闊綽的妹妹可好跟我去，

祝那一對男女，令他們騰達如意，
並有顯達的兒女。

歌唱。

鳩

願尊榮，財富，結婚的幸福，
長久的延緒，繁昌富庶，
時時的快樂降給你們！

開

鳩諾唱着她的祝福給你們。
大地的生產，五穀的豐稔，
倉廩不空，糧庫常足；
葡萄園裏結實累累；
果樹的枝子壓得低垂；
春天來到你的田莊，
最遲在收穫完的時光！

貧匱窮乏永遠輪不到你們，

開雷斯這樣的祝福你們。

飛 這是頂壯麗的景象，並且巧妙的和諧；我想這

大概是些精靈罷？

普 是精靈，我用法術把他們從他們住處喚來扮

演我的計劃。

飛 讓我永遠在此地住罷：這樣稀有的奇異的一

個岳父和一個妻，（註五三）使得這地方成爲天堂

了。（鳩諾與開雷斯耳語，並派哀利斯去做事）。

普 親愛的，（註五四）現在，別作聲！鳩諾與開雷斯嚴

重的耳語呢，還有別的要作住聲，別響，否則我們

的法術就破壞了。

哀 諸位奈亞得，彎曲河流的女神，

戴蘆葦的冠，面貌永不猙獍，

請離開你們的皺紋的水面，
到這草地上來：鳩諾在呼喚。
來，貞潔的女神，來幫同慶祝
一段真愛的結合：不可遲誤。

衆女神上。

你們曬黑的刈者，八月最難堪，
離開田隴到這裏來，來狂歡：
作樂罷：戴上你們的麥秸帽，
和這些鮮豔的女神們來舞蹈。

衆刈者上，著適宜之服裝：與衆女神作曼舞；
臨完時普洛斯帕羅突起發言；言畢，於奇異
之沈重紊亂聲中，衆愴然消逝。

普〔旁白〕我忘記了卡力班那奇牲的一段險惡
的陰謀，還有他的同謀者，想要害我性命：他們陰
謀定下的時間幾乎到了。——〔向衆精靈〕幹得
好去罷；不要演了！

飛 這很奇怪：你父親動氣了，很激昂的樣子。

米 到今天爲止我從沒有見過他如此的發怒。

普 我的孩子，你的臉上很興奮，像是很憂愁：請你
放心罷：我們的遊戲現在完了。我們的這些演員，
我已說過，原是一些精靈，現在化成空氣，稀薄的
空氣：頂着雲霄的高樓，富麗堂皇的宮殿，莊嚴的
廟宇，甚至這地球本身，對了，還有地球上的一切，
將來也會像這毫無根基的幻象一般的消逝，並
且也會和這剛幻滅的空虛的戲景一樣不留下一
點煙痕。我們的本質原來也和夢的一般，我們

的短促的一生是被圍繞在睡眠裏面——我心裏很懊惱：請原諒我的弱點；我的衰老的頭惱有毛病了。不要因我的老病而感覺不安。你們若是願意，回到我的洞府，休息一下：我要散步一回，來鎮定我的跳動的心。

飛、米 我們願您安好。（同下）

普 像思想一般的快來——〔向他們〕多謝你們：愛麗兒，來！

愛麗兒上。

愛 我總是遵從你的意旨。你要什麼？

普 精靈，我們要準備對付卡力班。

愛 是的，我的主人；我表演出開雷斯的時候，我本想就告訴你來的；不過我怕觸怒了您。

普 你再說，你把這羣下流東西丟在什麼地方了？

愛 我已經告訴過你，他們喝得漲紅了臉；膽量大得至於毆打空氣，因為風吹了他們的臉；捶打土地，因為地吻了他們的腳；但是始終不忘進行他們的計劃。於是我敲起我的小鼓；他們一聽見，像沒被騎過的野馬一般，豎起了耳朵，擡起了眼皮，翻起了鼻孔，像是嗅着音樂似的：我便這樣用魔術吸引住他們的耳朵，他們像小牛一般隨着我的聲音走，走過帶刺的荊棘，尖銳的金雀花，刺人的山楂灌木，刺進了脛骨；最後我把他們丟在你的洞前那浮淤着穢物的池沼裏，水沒過頸子，他們舞蹈着，水臭掩過了他們的腳臭。

普 辦理得很好，我的小鳥。你還是要隱起你的形體：去到我房裏把我的好看的衣服拿來，好誘捕

這些賊人。

愛 我去，我去。

普 是個惡魔，天生的惡魔，在他的本性上，教育是一點也黏着不上的；在他身上我枉費了苦心，我的好意全失敗了，完全失敗了；他的身體越長越醜，他的心也越來越腐蝕。我要把他們全都收拾一下，甚至要他們叫喚。

愛麗兒帶着輝皇的服裝等物上。

來，都給掛在這菩提樹上。（註五五）

普洛斯特帕羅與愛麗兒用隱身法。卡力班、斯蒂番諾、特林枯婁，衣履盡濕，上。

卡 請你們輕點走，讓那瞎鼯鼠都聽不見腳步聲。

我們現在離他的窟近了。

斯 怪物，你說你的精靈是不害人的，可是他害得我們不下於一顆「鬼火」。（註五六）

特 怪物，我渾身都是馬尿味；我的鼻子聞了好不舒服。

斯 我的鼻子也是不舒服。——你聽見麼，怪物？若是討厭起你來，你要當心。——

特 你便是個可憐的怪物了。

卡 先生，請還多照應我罷：要耐心些，我將給你們找到一點好處，可以賠補這一場意外；所以小聲些；全都像半夜一般的靜。

特 對了，可是我們的酒瓶都丟到池裏了。——

斯 怪物，這不僅是失了體面，還是無窮的損失哩。

特 那對於我比浸濕還要緊：這全是你的不害人

的精靈惹出來的怪物。

斯 我要去撈取我的酒瓶，雖然有滅頂之虞。

卡 我的皇帝，請你別說了。你看這裏，這就是洞口別作聲，進去。放出那個好手段，便可以把這島永遠變成爲你的，而我也永遠是你的卡力班，你的奴僕。

斯 我們握手罷：我已起了殺心。

特 啊皇帝斯蒂番諾！啊貴人啊！好斯蒂番諾！（註五）
七）看呀，這是給你的多麼好的一堆衣服！

卡 不要管它，你這傻子；那是不值什麼的。

特 啊，怪物！我們懂得估衣店裏有什麼。——啊

皇帝斯蒂番諾！

斯 放下那件袍子，特林枯婁；我以此手爲誓，我要那件袍子。

特 敬獻給陛下。

卡 這該死的奴才！你是什麼用意，竟愛上這些東西？我們走罷，先去殺人；他若是醒了，他會把我們的皮膚從頭到腳給擰遍了，把我們弄得不成樣子。

斯 你不要說，怪物。——菩提樹，這不是我的背心嗎？現在這背心可是在「赤道」下了！（註五八）

心呀，你怕要脫毛，變成一件秃背心哩。

特 對，對；我們是「盜亦有道」。（註五九）

斯 我多謝你這句笑話；這件衣服是酬勞你的；我在此地爲王，有才智的人總是有報酬的：「盜亦有道」是很好的，一句俏皮話，再酬勞你一件。

特 怪物，來，手指上塗些烏鱗，把其餘的都拿去。

卡 我是一件也不要；我們要耽誤時候了，我們怕

要被變做鵝，或是低額的猴子。

斯 怪物，幫一把手；幫着把這些送到我藏酒桶的

地方，否則我要把你逐出國境。去帶着這個。

特 還有這個。

斯 對了，還有這個。

獵戶聲。各樣精靈，扮做獵狗上，向衆追逐；

普 洛斯帕羅與愛麗兒在後唆使。

普 喂，高山，喂！（註六〇）

愛 白銀！那邊去，白銀！

普 狂怒，狂怒！那邊，霸王，那邊聽，聽！

〔卡力班、斯蒂番諾、特林枯婁，被逐下〕。

去，命令我的精靈們叫他們抽乾瘋，揉磨他們的骨節；用老年人患的癱瘓抽縮他們的筋，並且摺得他們滿身斑痕，比豹和野貓的還要多。

愛 聽！他們叫喚呢。

普 痛痛快快的追趕他們一頓。我的所有的敵人現在都由我擺佈了；我的工作不久就要完畢，你也可以自由的去翱翔了；目前且跟隨着我，給我做點事。（同下）

第五幕

第一景 普洛斯帕羅的洞前

普洛斯帕羅披法衣上。愛麗兒同上。

普 我的計劃現在可要成熟了；我的法術沒有失敗；我的精靈都很服從，事情進行得很順利。現在什麼時候了？

愛 快六點了；你說過到這時候我們的工作該停止了。

普 我起初興起風暴的時候是這樣說過，我的精靈，國王和他的一班隨從現在怎樣了？

愛 都按照你所吩咐的那樣囚禁在一起了；現在

還是那個樣子：全都是囚徒，囚禁在給你的洞口做遮蔽的菩提樹林裏；你不釋放，他們是不能動的。國王，他的兄弟，你的兄弟，三個人都還在發狂，其餘的人都充滿了憂愁，爲他們而難過；不過最哀痛的是你所謂的那位「老好先生剛則斐」；他的淚珠從他鬚鬚上滾下來，像屋簷上的冰柱一般；你的法術很強烈的制伏了他們，假如你現在去看看他們，你的情感會變緩和些的。

普 你真這樣想嗎，精靈？

愛 我若是個人，我的心會變軟些的。

普 我的心是一定會變軟的了，你，不過是空氣罷

了，居然對他們的苦痛有感觸同情，那麼，我既是與他們同類，有同等的敏感，有同樣的情緒，能不比你更加受感動嗎？對於他們的罪大惡極，我雖然是痛心疾首，但是我究竟依從我的較高尚的理智，抵禦我的忿怒；美德比報復是更難得的：他們既已懺悔，我就不願再深究了。去，釋放他們，愛麗兒。我就去解除我的符咒，我恢復他們的感覺，他們就會清醒了。

愛 我去帶他們來。〔下〕

普 山川湖林的衆精靈們；還有你們，舉起不留痕跡的腳步在沙灘上追逐低落的海潮，潮水回來的時候你們又逃；你們傀儡一半大的小精靈們，月夜中在草地上跳舞留下圓圈的痕，羊都嫌酸不肯吃；還有你們，喜在午夜造着蕈磨玩；喜歡聽

莊嚴的晚鐘；靠了你們的幫助——雖然你們是脆弱的精靈——我曾遮暗午間的太陽，喚起颯強的狂風，在綠水藍天之間激起狂號的奮戰；我曾給鱗鱗的雷聲以電火，用周甫自己的雷霆劈裂他自己的堅強的橡樹；我使得根基牢固的山岩震動；把松杉連根拔起；墳墓曾受我的命令驚醒了裏面睡眠的人，張開口，藉了我的偉大的法術放他們出來。但是這種強暴的法術，我現在放棄了；等到我需要一點天上的音樂——現在我就需要——來喚醒他們的感官并且解除這爲他們而設的魔術的時候，我就折斷我的法杖，深埋在土裏，並且把我的魔術的書沉到不會測到過的海底。〔莊嚴的樂聲〕

愛麗兒重上：在他後面，是阿龍索，作癡狂的姿態，由剛則婁陪侍着。西巴斯善與安圖尼歐亦作癡狀，由亞德利安與佛蘭西斯科陪侍着：均走入普洛斯帕羅所設之圈，呆立不動；普洛斯帕羅看了便發言。

莊嚴的音樂最能撫慰迷惘的心靈，讓這音樂來治療你們的腦筋罷，現在你們的腦筋是沒有用，在你們的腦殼裏沸滾着呢！站在那邊，因為你們是被法術定住了。公正的剛則婁，可敬的人，我的眼睛對你的眼睛極表同情，也流下同情之淚了。法術不久就消散；恰似晨曦，襲昏夜來消滅黑暗一般，他們的感覺就要開始驅散蒙蔽理智的迷霧。——啊，好剛則婁！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

你主上的忠臣，在言行兩方面我都要重酬你的恩惠。——阿龍索，你對待我和我的女兒真是最殘忍了；你的兄弟是幫着鼓動下這毒手的人；爲了這個你現在受着苦痛呢，西巴斯善——同胞骨肉，你，我的親兄弟，爲了野心，竟排斥了憐憫與骨肉間的至情；你，夥同了西巴斯善，——他內心的苦痛因此是極強烈的，——意圖在此地殺死你們的國王；我饒恕你，雖然你是傷天害理！——他們的理性開始高漲了，不久就可充溢到現在污垢的理智的邊岸。他們一個都不看我，都還不認識我。——愛麗兒，到我洞裏把我的帽子和刀拿來！——〔愛麗兒下〕我要脫掉我的服裝，露出我的本來面目，像我從前做米蘭公爵時的模樣。——快些，精靈，不久你就可自由了。

愛麗兒唱着上，助普洛斯帕羅上裝。

愛 在蜜蜂吸蜜的地方我吸蜜；

我臥在蓮香花的鐘兒裏；

我一直睡到梟鳥的鳴聲起。

我騎在蝙蝠背上飛去，

快活的去追尋着夏季；

我現在可以快樂的快樂的流連

在那枝頭懸掛着的花朵下邊。

普 這纔是我的乖巧的愛麗兒！我以後會想念你；

但是我還要給你自由——好，好，好。——還照你

現在這樣的隱形，到國王的船上去；水手們還在

艙裏酣睡着；船主和水手頭醒了之後，逼他們到

此地來，要趕快，我告訴你。

暴風雨 第五幕

愛 我乘風而去，在你的脈跳兩次之前我就回來。
〔下〕

剛 一切的痛苦、艱難、離奇、怪異，這裏全都有：願天上的神力引導我們離開這可怕的國境！

普 國王先生，請看這蒙冤的米蘭公爵，普洛斯帕羅。爲更能證明現在和你說話的是個活着的君主起見，我現在來擁抱你；我熱誠的歡迎你和你的伴侶們。

阿 你究竟是不是他，或者是我最近所看見的一些騙我的幻象，我不知道：你的血脈直跳動，像是一個血肉的人；並且自從我一見了你，我的苦痛也緩和了，那一陣苦痛我想大概是由瘋狂而來：假如這全是真實的，這需要一個頂奇異的解釋。你的領土我現在放棄了，請你寬恕我的過錯。

六五

——但是普洛斯帕羅怎麼還是活着，並且在此地呢？

普 高貴的朋友，讓我先來擁抱你的老體；你的尊榮是不能限量的。

剛 這究竟是真還是假，我不敢說。

普 你還是在嚐着這島上的異味，以至使得你不相信真實的東西。——歡迎諸位朋友！——〔向

亞巴斯善與安圖尼歐旁白〕但是你們這一對，我若是有意，我可以引起國王陛下對你們的惱怒，並且證實你們是叛逆：現在我卻不願告發。〔旁白〕一定是惡魔告訴了他。

普 不。至於你，頂陰險的人，我若叫你兄弟都怕髒了我的嘴，我現在饒恕你的頂惡劣的過失；我全都饒恕；我要你交還我的國土，我知道你是非交

還不可的。

阿 如其你真是普洛斯帕羅，詳細的告訴我們你得救的經過；三小時以前我們的船在這岸上撞碎了，你是怎麼在此地遇見我們的；就在這地方我失掉了——啊想起來多麼難過！——我的愛子飛蝶南。

普 我很爲這事難過。

阿 這損失是不可補償的，忍耐都說是不能救藥。普 我以爲你並沒有求她的幫助；靠她的溫柔的力量，我曾得到她的很大的幫助，安慰我的同樣損失，使我知足常樂。

阿 你也有同樣的損失！

普 對於我是同樣的大，也同樣的是新近的事；在我若設法使這重大損失變成爲可以忍受，其方

法是遠弱於你的自尋寬解之術，因為我失掉了一個女兒。

阿 一個女兒？啊天呀！我真願他們都在那不勒斯活着，在那裏做王和后！我寧願我自己陷在我兒子臥着的泥濘的海底，讓他們活着。你什麼時候丟掉的你的女兒？

普 就在上一次風暴裏。我看出，這些位先生們對於這回遭遇是如此的詫異，至於不信任他們的理智，幾乎以為眼睛所見的不是真實，口裏所說的不是真話；不過，無論你們是如何的感覺錯亂，你們可以確信我是普洛斯帕羅，從米蘭被趕出去的公爵；我是在你們撞船的岸上很奇怪的登了陸，就在這島上爲了王。這且慢表；因爲這是需要一天一天講下去的歷史，不是一頓早點的工作。

夫就可以說完的，並且也不適於初次見面就說。歡迎，先生；這洞就是我的宮廷；這裏我的隨從很少，外面也沒有臣民；請你，向裏面看看。你既然把我的國土送還給我，我也要以同樣好的東西報答你；至少我要給你一個驚異令你滿足，像我的國土使我滿足一般。

洞之入口揭開，見飛蝶南與米蘭達下棋。

米 親愛的先生，你騙我了。

飛 不，我最愛的，就是把世界給了我，我也不騙你。

米 不要緊，你若是奪去二十個國土，我也認爲是公平的。

阿 若是這也是島上的幻象，我的一個愛子將要失掉兩次。

西 最高妙的奇蹟！

飛 海水雖然威脅，究竟還是慈悲的；我咒罵他，實在是我太無理了。（向阿龍索跪）

阿 現在，讓一個快樂的父親之所有的祝福來環抱着你！起來，告訴我你是怎樣到這裏的。

米 啊，好奇怪！這裏怎麼有這樣多的好人！人類有多麼美！啊優美的新世界，有這樣的人在裏面！

普 這對於你是新鮮的。

阿 這和你下棋的姑娘是誰？你認識她頂多也不到三小時；她就是使我們分離又團聚的女神嗎？

飛 他是凡人；不過靠了天意，她是我的了；我在不能徵求父親意見的時候選中了她，並且那時候我以為我已沒有父親了。她是這位有名的米蘭公爵的女兒，他的聲名我是常聽說過的，但是從

沒有見過；我從他得到第二個生命；這位女郎使得他成爲我的第二個父親。

阿 我也是她的父親了；但是唉！我得向我的孩子求饒，這說起來多麼奇特！

普 別再提了，先生；我們不可再以過去的煩惱來回憶。

剛 我在內心裏落淚，否則我早就發言了。天神啊，向下界看罷，把一隻幸福的冠冕降在這一對人頭上；必是天神指引我們來到此地的！

阿 我說「阿門」，剛則婁！

剛 米蘭公爵從米蘭被趕出去，就爲的是好教他的後人做那不勒斯的國王嗎？啊，要快樂得超過平常的快樂，把這段情由用金字雕刻在石柱上。在同一次的航程裏，克拉利白在條尼斯找到了

她的丈夫，她的兄弟飛蝶南在他迷失的地方找到了一個妻；普洛斯帕羅在一個破島上找到了他的國王；我們大家在各個都昏迷不能自主的時候，找到我們自己。

阿〔向飛蝶南與米蘭達〕伸過手來給我：凡不願祝你們倆快樂的人，讓悲哀永遠環抱他的心！

剛 真願如此：阿門！

愛麗兒上，船主與水手頭隨上做驚訝狀。

啊看，陛下！陛下！我們的人又來了兩個。我預言過，若是有絞架在陸地上，這傢伙是不會淹死的。——喂，你這胡說亂道的人，你竟愛賭咒，連慈悲都給咒跑了，到陸地上就不發誓了麼？你到陸地上沒有嘴了有什麼消息麼？

暴風雨 第五幕

水手頭 最好的消息就是我們平安的尋到了國王和衆人；其次，我們的船——三小時前我們認為是撞碎了，——現在是帆纜完整和初下海時一般。

愛〔向普洛斯帕羅旁白〕先生，這都是我去了以後做的事。

普〔向愛麗兒旁白〕我的乖巧的精靈！

阿 這不是自然的事；這越來越怪了。——說，你們是怎樣到此地來的？

水手頭 陛下，我現在若是真醒着，我就盡力說給你聽。我們都睡得死沉沉的，並且——我們也不知怎麼，——全都被關在艙門底下，就在方纜一些奇怪的各種的吼聲、叫聲、號聲、鎖鍊叮噹聲、各種各樣的聲音，全都怪可怕的，驚醒了我們；立刻，

六九

我們都自由了；並且看見我們的大好的船隻帆纜完整；我們的船主看見了直跳：一瞬間，像在夢裏一般，我們離開他們了，迷迷糊糊的被帶到此地。

愛〔向普洛斯帕羅旁白〕這做得好罷？

普〔向愛麗兒旁白〕好，我的勤謹的精髓！你就可以自由了。

阿 這是人間踏過的最奇異的迷宮；這件事中有非人工所能為力的；必須神諭來解釋。

普 陛下，請不必盤算這件事的奇異；不久我們可以挑一個閒暇的時候，我私下給你解釋，——你將認為是近情理的，——每一樁發生的事故；目前請安心罷，不必多慮。——〔向愛麗兒旁白〕到這裏來，精靈；去把卡力班和他的夥伴們都釋

放；把魔術解除了罷。〔愛麗兒下〕陛下你好麼？你的同伴中還有走失的幾位尚未發見，你許不記得了。

愛麗兒上，驅卡力班、斯帶番諾、特林枯婁等著偷來衣服上。

斯 每人都要管別人，人人都別管自己。〔註六一〕因為一切都是命運。——勇敢！蠢怪物，勇敢！

特 如其我的兩眼可靠，這裏頗有可觀哩。

卡 啊塞台包斯！這真是一些美觀的精髓。我的主人服裝何等華麗！我恐怕他要責罰我。

西 哈，哈！這些是什麼東西，安圖尼歐先生？可以用錢買他們麼？

安 很可能的；其中有一個顯然的是一條魚，一定

是可以出賣的。

普 諸位，請看這些位的服裝，然後再說他們是不是誠實的人。——這個怪形的東西，——他的母親是個巫婆；本領高強，她能操縱月亮，能使潮漲潮落，她能獨自命令，不需月亮的力量。這三個人偷了我的東西；這個半人半鬼的東西，——他本是個雜種，——跟他們設計要陷害我的性命；這些人中有兩個你一定認識並且是你的人；這個蠢陋的東西我承認是我的人。

卡 我這回可要被掐死了。

阿 這不是斯蒂番諾，我的醉酒的管家麼？

西 他現在是醉了；他從那裏得到酒的？

阿 特林枯婁也喝得蹣跚了；他們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佳釀使得他們醺醉？你怎麼醉得像是一條

鹹魚似的？

特 我自從上次見你之後就變成這樣一條鹹魚。我恐怕這鹹味離不了我的骨頭了；我倒不怕蒼蠅在我身上下蛆了。

西 咳，怎麼了，斯蒂番諾！

斯 啊！別觸我；我不是斯蒂番諾，是一團瘰癧。

普 你還想做這島上的王呢，先生？

斯 那麼我也一定是個惡王。（註六二）

阿 這真是個怪東西，我從未見過。（指卡力班）

普 他的行為是和他的形容一般的醜怪。——去，到我的洞裏；帶你的夥伴一同去；你若想求我饒恕，把我的洞裏好好的裝飾一番。

卡 是，我遵命；以後我要學乖，求你饒恕。我以前太渾蛋了，竟把這醉漢當做上帝，並且崇拜這個糊

塗東西！

普 算了；去罷！

阿 去，這些衣服從什麼地方找到的還放回什麼地方去。

西 應該說是偷到的。

〔卡力班、斯蒂番諾、與特林枯裏同下。〕

普 先生，我請陛下和你的隨從到我的寒倉的洞裏，在那裏你們可以休息一夜；我用一部分的時
候對諸位談一些話，一定能使時間過得很快；我
的一生的故事以及我來到這島上之後所經歷

的各種事變；明天早晨我帶你們到你們的船上
去，到那不勒斯去，在那地方我希望看見我們的
愛子愛女舉行婚禮；隨後我就要退休到我的米
蘭，也該不時的想想我的墳墓了。

阿 我很想知道你一生的故事，一定是很動聽的。
普 我要整個的講；並且我答應給你們平靜的海
面，順利的風，航行很快可以追上你們的遠處的
艦隊。——〔向愛麗兒旁白〕我的愛麗兒，乖，這便
是我的命令；以後你便可自由翱翔。再會罷！
請你們，走進來。〔衆下〕

尾聲

普洛斯帕羅誦

現在我的魔術已經毀去，
我有的力量是我自己的；
那是很薄弱：現在，老實說，
諸位可以在此地監禁我，
或是送我回那不勒斯去。
我既然恢復了我的土地，
並且也把騙我的饒恕了，
請別教我再住這個荒島；

暴風雨 尾聲

請諸位開恩把我釋放，
只消諸位幫忙敲鼓掌。
必要諸位誇獎，吹飽我的帆，
否則我失敗，沒得諸位的喜歡。
現在我沒有精靈魔術，
我的結局將是很悲苦，
除非是諸位肯替我禱祝，
上天慈悲原諒我的錯處。
諸位有罪必願受人原諒，
請諸位大量也把我釋放。

七三

註譯

- (註一) 這句語是對「風」說的，把風比做一個因吹氣用力過度而漲破了肺的人。原文 wind 此處譯做「肺」，因據 Furness 此字在俗語中本有「肺」之一義。Schmidt 解此句爲「等到你吹得喘不過氣來」，似亦可通。
- (註二) 原文 rotters 據 Wright 指陳係莎士時代「粗暴叫囂之徒」的別稱，竊疑於意未妥，譯爲「風濤」。
- (註三) 蓋謂船遇險時當以自己之性命掙扎。自己得救方可救人，故船客雖貴爲國王，亦不暇爲特殊之顧慮。
- (註四) 原文 unstartched 據 Schmidt 有三解：(一) 淫蕩的，(二) 小便失禁的，(三) 在經期中的。未知孰是。
- (註五) 海盜判刑之後，率皆墮落潮之際絞殺之，暴風海濱，令海潮沖擊三次。
-
- (註六) 對折本原文 Princess 意爲「公主」，但係單數。在文法上不可通。Be we 改爲 Princess，係複數，但其義不是女性。殊不知莎士時代 Prince 亦可不限定爲男性。
- (註七) 周甫 (Jove) 古羅馬之天神，能使雷電。電光先見而雷聲後聞，故云。
- (註八) 奈普頓 (Neptune) 海神，持三叉戟。
- (註九) 原文 Sustaining garments 通常有二解，一爲衣服能使落水者暫不下沉，有使人浮起之力，一爲衣服甚耐穿，入水亦無污痕。今從後解。
- (註一〇) 牛津本於「國王的船」下無標點，今按第一版對折本之原文於「船」字下加標點，於義較妥。
- (註一一) 這一件功勞是什麼我們不知道。
- (註一二) 約翰孫博士云：「愛麗兒反駁普洛那帕羅，他說島

上曾有過人形，例如卡力班，但忘記了普洛斯帕羅本已把他除外；普洛斯帕羅怒，故斥愛麗兒曰：「羅東西，我早這樣說過」，其意即謂：「我早說過卡力班是在島上的。」此說近是。

(註二二)迷信傳說烏雅之翅能傳播疾疫，故巫婆慣用之。

(註二四)西南風，溼熱，能致疾。

(註二五)大概是「咖啡」，在莎氏時尙未通行。

(註二六)據莎士比日記(莎士比亞學會重印本頁二七七)：

當時劇團道具中有特備長袍一襲以為隱身用者，此處愛麗兒上臺而做爲不可見，當亦係用此法。

(註二七)第一版對折本原文此處無標點，故可有兩種解釋：

(一)接吻行禮是指參加舞蹈之伴侶相互之間而言，或(二)指舞蹈者向大海行禮接吻。牛津本之標點顯係照前者解釋而加。

(註二八)飛蝶南知其父已死，故自命爲那不勒斯王。此處所謂「那不勒斯王」係指自己。

(註二九)以鐵索繫頸，再以鐵索繫足，中聯以鐵條。

(註三〇)冷粥爲不適口之物，言不受歡迎之意。

(註二一)原文 A dollar 意爲「一圓」，但因其音與 colour 近，故又有「愁」之意。

(註二二)亞德利安讓 Temperature 爲 Temperance 而 Temperance 適爲當時女人的一個名字，故云。

(註二三)條尼斯 (Tyrris) 在加泰基 (Cathage) 西南十哩。

(註二四)希臘神話 Amphion 鼓琴擊造起了 Thebes 的城牆。

(註二五)原文 "Plantation" 雙關語，有「殖民」與「種植」二義。

(註二六)言其刀落時並非以刃朝下，故無傷。譬則之言並不鋒利也。

(註二七)捉鳥 (原文 bat-fowling) 係一種遊戲。此種遊戲須於昏夜舉行，上文言挖取月亮，因聯想到無月光時黑夜之遊戲。其法係乘黑夜時聚衆入林，高持火炬，鳥驚起繞火而飛，即乘機用棍擊落之。

(註二八)「死水」喻情懶消極，言其無所可否。

(註二九)月中陰影，似一老人帶燈狗樹枝狀，故云。

(註三〇)市場中展覽怪獸者每將怪獸形狀繪於布上，揭於

場外以爲招徠。

(註三一)惡魔附體時則渾身發抖。

(註三二)諺云：『佳釀能使貓言語』。

(註三三)諺云：『與惡魔共餐須用長匙』，言其勿離惡魔過

近致爲所害也。

(註三四)發誓前例須向聖經接吻以示虔誠。此處以酒瓶代

聖經，故吻書卽就瓶飲酒之意。

(註三五)鷓鴣爲蠢笨之象徵。

(註三六)原文：'Scamels'，意義至今不明。佛奈斯本爲此字

做兩頁的註釋，博引各家之猜測，仍不能得妥洽之

結論，今姑從 Throald 所測，認係 sea-mall 或

sea-mell 或 sea-new 之誤，譯做『海鷗』。

(註三七)第一版對折本原文爲：'Most hu ie lest, when

I doe it'，不可解，必有誤植。但如何改，則各家聚

訟紛紛。佛奈斯新集註本引做各家意見占十二頁

之多（自第一四四至第一五六面），爲莎士比亞

劇本中受各家評釋最密之一處。牛津本係採取

Hot and Singer 的意見，改爲：'Most hu iest,

when I doe it'，義固可通，但亦不圓滿。

(註三八)拉丁文 miranda 一字卽有『可敬愛』之意。飛蝶南

驛聞女名 Miranda 因聯想及之。

(註三九)握手表示定情。

(註四〇)魔術的書。

(註四一)原文：'lear up, and board'em'，係航海術語，

原意謂：『扳轉舵機使船向下風駛，並強登敵船』，

此處當係比喻引瓶而飲之意，亦卽向酒瓶進攻之

意。

(註四二)吊死在最近的一棵樹上。

(註四三)鹹魚係先打後煮。

(註四四)原文：'The picture of Nobody'，係指伊利沙白

時代一書賈之招牌上所繪之形，其形有頭有臂有

腿而無軀幹，故云 no-body，今借作『無身體的

人』，亦卽『無形之人』。

(註四五)指舞臺後壁之上層，所謂 upper-stage 是也。

(註四六)指「頸脈腫」，俗謂：「氣瘰癧」。瑞士之山下居民

多患之。

(註四七)即“Anthropophagi” (見奧賽羅第一幕第三景第一四四行)。

(註四八)「五倍索償的人」即是「航海客」之別稱。莎士比亞時，航海為冒險事，航海者往往在行前先保一種保險，付若干金，如能生還，則數倍索償，有至五倍者。如不得生還，則其金被沒收。索償多寡，視航程之危險而定。

(註四九)此行原文：“Lily hanks with flour and tawell’d bread.” 費解。佛奈斯新集註本有六頁的註釋。大別之有二派解釋：一派以 *ploned* 為 *peonied* 之誤，意為「生滿了牡丹」，以 *tawell’d* 為「生滿了蘆葦」之意。一派則直認為“*renched and filled*”或“*trenched and filled*”後說較允雅而亦較平易，姑從之。

(註五〇)天后即威諾 (Juno)，朱匹亞 (Jupiter) 之妻，天神中位置最高，其車以孔雀曳之。

(註五一)帕孚斯 (Paphos)，維那斯之生身地。

(註五二)「戰神的情婦」即維那斯，馬爾士 (Mars) 曾戀

之，故云。

(註五三)第一版對折本有作“*wife*”者，亦有作“*wife*”者，因舊式寫法，與“*wife*”本極易混淆之故。牛津本隨第二、三、四對折本作“*wife*”，但不若“*wife*”之平易，但主張作“*wife*”者亦有兩個理由，“*wife*”與“*paradise*”諧韻，並且此句之動詞“*hanks*”為單數的。

(註五四)「親愛的」指米蘭達言，或謂此句應是米蘭達對飛蝶爾所說，頗近理。

(註五五)原文“*line*”可解做「毛繩」，亦可解做「菩提樹」(*line, or linden*)。今從後說。

(註五六)原文“*Jack*”即“*Jack-o-lantern*” (鬼火)。能誘人誤入歧途或陷入泥濘之中。

(註五七)戲稱斯蒂芬諾為「皇帝」，「貴人」，因有古歌謠一闕其首句即為“*King Stephen was a worldly peer*”云云。奧賽羅第二幕第三景曾插入二節，看拙譯本。

(註五八)原文“*line*”，雙關語，一方面提「菩提樹」，一方

面指“equinoctial line”（赤道）皮衣至熱帶地域最易脫毛，故云。

（註五九）原文“*We steal by line and level*”意爲我們行竊亦按規矩行之。“*line*”乃測垂直所用之線；“*level*”乃測水平之具。

（註六〇）『高山』『白銀』『狂怒』『霸王』均大名。

（註六一）斯摩賽諾仍在醉中，故謂無倫次，譯謂：*Every man for himself and God for us all*。意爲『人人各理自己的事，上帝照應着我們大家。』因醉故將此語顛倒。

（註六二）原文“*a sore one*”係雙關語，意謂：（一）一個渾身酸疼的王，（二）一個兇惡的王。